

[長篇]榮譽聖殿 - Hall of Fame

作者: Nimrod

Powered by [紙言](#)

∞ - 雜項 (13/12)

13/12/2015

旅行歸來, 公務繁多, 會儘快復更。

2/12/2015

剛更新了二十。主要是漏掉的那段余仁生和大祭司城牆上的對話。

都改了三天, 但還是沒什麼方法把這段對話安插得自然一點。

確實是文筆功力不足。

作為補償, 在旅行前保持每日一更

29/11/2015

這本小說寫作的不定期程度, 在我看來, 算是到了極致。

一開始是在2012年的暑期, 建構了整個故事的脈絡, 寫了首一兩章, 並不滿意自己的文筆, 便是擱下不寫;

之後隔了幾個月, 因著學業壓力太大尋點消遣, 把頭一兩章重寫了兩三次, 才找到自己覺得好看的風格, 於是又寫了四五篇;

之後因為沒什麼壓力就不作消遣了, 一個星期, 一個月, 幾個月一篇地寫;

一開始是沒打算給誰看的, 但寫了四五篇打算讓人評價一下就貼上了自己的面書, 落得反應很是冷淡;

不過由於我對這種風格的寫法是滿意的, 所以我還是繼續寫;

隔了一年左右, 無聊又把自己之前寫下的幾萬字貼上了面書, 這次得到了比較多的迴響,

便是發奮又寫了幾篇, 寫著寫著又失去了動力;

直到半個月前, 才又重拾動力發奮地寫。

現在我的存貨已經是去到了二十二。但重新書寫才發覺一個問題: 筆疏。

我把整篇小說看了一遍, 能感覺到一個很明顯的風格斷層;

於是, 我又把十八重新改了遍, 改得比較像以前的風格。

然而我並未滿意。我將會重新修改較新的幾章, 至於繼續更新,

則是可能在這般時間稍稍慢了下來。還望見諒。

I - 出發

這是一個頗為不錯的清晨, 旭日方剛從東方升起, 佇立在屋頂上的公雞就毫不客氣地叫醒了整個村子裡的人。我當然當仁不讓的從床上彈了起來, 看著窗外天上紅紅橙橙的晨霞, 儘管我自幼已經看了十六年, 但這樣的美景是怎看也不會膩的。再說了, 過了今天我未必就會再在這家裡這麼休閒的看風景了。

忽然有個女子在窗外盯看著我 她穿著麻布粗衣, 梳著一個勉強算叫把頭髮捲了起來的髮髻, 身型微胖, 看上去像個村姑。呃, 其實這個人根本就是個村姑, 因為她就是我媽。

"兒子, 起床啦? 平日倒沒看過你這麼早起啊呵呵呵"我沒有半點不孝的意思, 但我真的想說, 媽的笑聲是很難聽的。

"老媽子早晨, 我看你就說得不對了, 我這種好孩子有什麼時候不是天一亮就起床的呢? 再說看著這一片美麗的晨霞, 我就感覺做什麼事也有幹勁了!" 我現在真的是精力充沛!

"呵呵呵, 是哪個人我昨天日上三竿的時候才用掃把打醒的呢?" 呃, 好像有這麼一回事吧...

我話鋒一轉, "媽, 過去的事就別提了, 倒是今天你這麼早起床是幹嘛啊?"

"我可不像某些人, 日出而作對我可是稀鬆平常的事啊。不過呢, 今天我這麼早起的原因倒是和你一樣啦。"

我一時聽不明白媽的意思, 露出困惑的神情詢問她"啊?"

媽翻了翻白眼, "難道你今天這麼早起床不是在準備今天下午出發去城當傭兵嗎? 哎你這兒子真是對什麼事都不上心啊。"

我這才明白媽的意思, 有點尷尬的搔了搔頭, "哈哈, 是啦, 我怎會不記得呢, 不過是考考你而已, 哈哈哈哈哈..."

這個時候, 有個男子也施施然步出後院, 只見他大度非常, 只穿一條豹紋底褲露出上半身一身的肥肉, 臉上福氣目不可直視。這個霸氣至極之人, 便是我爹。

"嘿, 兩位早啊。"他一出來就伸了個大大的懶腰, 肥肉抖顫, 殊不簡單。

"你這當父親的真是, 在兒子面前就沒點風範。要是被同村的看見了成何體統。"媽皺著眉頭對昨夜的枕邊人指責。

"怕什麼, 從兒子出生這十幾年來都是這樣的啦。"爸依然霸氣。

媽見狀低聲嘀咕了一聲, "就是你這脾性教得兒子也這麼厚臉皮。"

爸嘿嘿的笑了笑,向我問道"厚臉皮的兒子,下午出發的東西都準備好了嗎?"

"回厚臉皮的父親大人,我再收拾一下房間和檢查一下有沒有帶漏什麼東西就可以了。"

老爸沉思數秒,"唔..老婆你幫這不成事的兒子看看有沒有什麼東西帶漏的吧,免得他走了一半回來拿又害我笑半天了。"

"你倒說得輕鬆,早飯誰來煮啊?"媽頓時回道。

"嘿嘿,你們這次有口福了,我來做早飯吧!"

我和媽頓時倒采聲不斷,爸又是嘿嘿的笑了笑就轉身入屋當炊事去了。

媽走過來問我拿了準備好了的行囊,也堪堪替我檢查起來,"傘,衣服,內衣,還是多帶件雨衣吧,呃,襪子好像也不太夠..."我這就知道我的行囊又要增重幾倍了。

我也回房間自個收拾去。於是剛在嬉笑的三人就各有各忙了。

===

爸在飯廳嚷道,"飯做好了,趕快出來趁熱吃吧!"

一直都在房內替我收拾行囊的媽就對我說,"你還是先去叫醒你那睡得跟豬一樣的妹妹吧,雖然說下午還有一餐餞行,但這個早上一家人齊齊整整的吃頓飯總是要的。"

我聽見了齊齊整整這四個字,心裡卻想起了某個人的身影,面上閃過一層黯然。

媽察覺到我的表情,也似乎想起那件事,對我苦苦的笑了笑,"快去吧,別待菜都涼了,你爸親手下廚的機會不多哦。"

我笑了笑,這就走往妹妹的房間去了。

推開木門,只見一個少女的身軀有如蛇般在床上扭曲,真的是說不出的難看。

我叫了叫她,絲毫沒有反應,當真如媽所說,睡得跟豬一樣。

我走過去拍了拍她她還是不醒,看來這睡相敢情是遺傳的了,昨天我才要媽用掃把打醒,看來這時也該用些不同的方法了。

我捉住她的玉足,一下子把她拉了出床,她整個人被我凌空拉了出床,撲通一聲跌到地上了,當然我先墊住了重要位置以免她跌傷。

"哥,幹嘛啦,痛死了。"果然再兇悍的睡相,還是敵不過本人陰險惡毒的叫醒人大法。

我學爸般嘿嘿的笑了笑,"爸做好早餐啦,趕緊出去吃吧。"

她本來惺忪的睡眼頓時亮光四射,"啥?爸做早飯了?"

雖說剛才我和媽噓聲連連,但其實老爸的菜是很好吃的,對每天都吃老媽枯燥的手藝的我和妹妹來說,都是一等一的美味佳餚。

"對啊,我本來還不想叫你我自己一個獨吞的呢,可惜母令如山啊。"我作勢搖頭輕嘆。

尚躺在地上的妹妹白了我一眼,忽然朝我的子孫根蹬了一腳,還好我早有戒備,毫不容緩的閃過保住小生命。

"當妹妹的別對哥哥太狠啊!"我對妹妹做了個鬼臉,便出去吃美味的早飯了。

===

桌上佳餚樸素得來似乎閃閃發光,令人食指大動垂涎直流,當真為農家早菜中的極品。爸早已不等我們,盛了一碗菜粥一大口一大口的喝,同時看著剛送來的報紙,看上去胃口相當的好,相反媽則坐在一旁尚未動筷,看上去有點憂心忡忡,我隱隱感覺到有點不妥。

"兒子,你先坐下吧。"媽果然不對勁,但我亦是聽令坐下了,未敢動筷。

飯桌水靜良久,媽終於說出心裡話,"兒子啊... 你不如別去當傭兵了吧?"

II - 餞行

媽一臉誠懇的樣子,讓我感到十分難堪。她的疑心病又發作了。我轉頭看了看爸,他明顯的裝作沒聽見,依舊讀著報紙,只是嘴角上我看見了一撇隱隱幸災樂禍的冷笑。看樣子找爸求助是沒門的了。

"媽,我說別的人家都求不得把兒子出去當傭兵賺大錢,你怎麼就老是不想我出去的呢?"我沉默良久才擠出了這句話。

"兒子啊,我們家又不是缺錢,你也知道這幾年家裡收成好,價錢賣得也不錯,對吧孩子他爸?"老爸置若罔聞,繼續在讀著報紙。

媽好像有點火氣,一手奪下了爸的報紙,爸一時之間有點錯愕,正待發作,但看見媽指著報紙封面上其中一篇報導,似是明白了什麼,頭又默默的低下去喝粥了。

"兒子,你看看,當傭兵錢是賺得多,但是根本是在拿命賭回來的啊!"

我瞄了瞄那篇報導的標題,雪山異動三傭兵團失蹤。這其實也不是什麼大新聞了,傭兵團失蹤這事已經是家常便飯,每天總有一兩宗這樣的新聞,有次最誇張的看過十二個傭兵團在一日之內失蹤,三隊失蹤這種事相較之下只是九牛一毛。

"媽,我當然知道了,但是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在家裡呆不住,這個世界這麼大,就讓我去闖闖吧好嗎?"我也擺出一臉誠懇的攻勢。

媽被我的目光看得也很不自然,但又真的很擔心我出去當傭兵的安危,一時之間也不知道說什麼好了,場面甚是尷尬。這時刻妹妹也梳洗完畢擦去了昨晚積存的口水漬,精精神神的蹦跳著走出來,但是也察覺飯桌上的氣氛有點詭異,一時怔在那裡。

爸見狀打了個完場,"哎,媽你就讓兒子做愛做的事吧,我們這麼勞碌半生也不是想孩子開開心心的嗎?兒子你也別介意,你媽就是太疼你了才這麼擔心你的,小妹來坐下吧,菜都要涼了,你們都快點起筷吧。"

我和媽應了一聲,這就吃了起來,只是我們這時都有一點食不知味。反倒妹妹坐下之後十分開胃,一個勁不停的吃。

"爸你的菜真的太好吃了,喂喂,哥你幹嘛從我碗裡夾菜,欺負妹妹也不帶這樣的,快停手啊你!"妹妹嚷嚷個不停。

我馬上還擊,"你還好說了,整盤菜都被你夾到碗裡去,我吃什麼啊!",說是這樣說,我也大概已夾了個夠本,我手腳也慢了下來。

"哼,就會欺負我,就看你出去被妖怪欺負了哭著回來!"

媽登時臉色一變,爸又安慰了幾句,接著總算平安無事的吃完這頓早飯了。

===

我稍微整理一下衣服,背上被媽收拾得頗為沉重的行囊,家門爹娘和妹妹早就在等我了。我們一家人齊齊整整的出發,目標卻不是村口,而是將會與我一起出發的人的家。走到了門前,我爸敲了敲門,過了一陣子王叔叔就走出來應門了。

"哈,幾位早安啊,你們怎麼這麼早就過來了?進來吧,我們家小虎還沒有準備好呢,先進來坐坐吧。"

"嘿,我們就早點過來看看你們有沒有什麼要幫忙的,叫小虎不用急哈,我們就進去坐著等吧。"爸毫不客氣的就帶著我們走進去了。

王叔叔的家雖然已經來過幾次,但還是不得不說是很漂亮的。王叔叔家比我們有錢,是座有兩層的屋子,在我們村裡還真沒有幾間。我家本來能用混凝土起屋子,說明家裡情況已經是十分不錯的了,但要比起王叔叔這間上下兩層又粉刷得這麼漂亮的房子,就真的是完全比不上了。甫一進屋就看到了牆上王叔叔幾個兒女當傭兵贏回來的戰利品,什麼面具啦武器啦,剎是霸氣,讓人一看就知道是武道世家。王叔叔就是都把他的幾個子女送去當傭兵了,家裡才能這麼有錢的。

小虎也跟過他的哥哥姐姐去過城鎮,對當傭兵這事也有了些大概的認知,不然媽那性格可真不一定會讓我去當傭兵呢,她已經千叮萬囑的對說我有什麼事就聽小虎的話,要和他互相照顧云云。而此刻小虎站在客廳睡眼惺忪的樣子,很明顯就是剛剛才醒過來的。

"哈,小生早啊,小蓮,余叔叔余阿姨也早,你們先坐一下,我很快就可以了。"可是小虎這時候還穿著睡袍,鬼才相信他很快就可以出發呢。

爸也沒揭穿,"小虎早啊,是我們早了過來,你也不用急,慢慢來就好。"

坐下來以後老爸和王叔叔就有一沒一的聊了起來,媽倒還能加插一兩句,我就真的是對他們談話的內容沒有興趣了。我平日也沒有這麼早起床的習慣,這時睡意襲來,坐著坐著就睡著了。

===

王叔叔叫醒了我,只見小虎他也準備好了,揹上一個也是放了挺多東西的行囊,準備好出發了。我也就揉了揉睡眼,也整理一下自己的行裝,就和家人,小虎和王叔叔一起走去村口了。

我們去到村口,只見已經有不少熟悉的人完成了早上的莊稼來到村口坐著,一邊休息一邊聊天,看到我們到來也是一陣騷動。我和小虎都有不少熟悉的長輩來給我們餞行,我們一一上前去打招呼,什麼一轉眼就長得這麼大了啊,到你發達的時候不要忘了我們之類的話自是不絕於耳,我和小虎都只好一一笑著應對。

農家人吃午飯其實也很簡單,尤其是給我們餞行這麼的小事就更是隨便了,大家在村口樹蔭之下——坐著,拿出飯盒說說笑笑的就吃完這頓飯了。我和小虎就準備好了出發,長輩們也準備回到自己的農田耕作去了。

爸看著我整裝待發的身影,叫了一聲,"兒子啊。"

我應了一聲,"嗯?"

"無論你在外面混得怎麼樣了,家裡的大門隨時都會為你打開的。"

我怔怔的看著老爸,心頭有點感動,點了點頭,就和小虎一起往大城走去。

III - 翻山

我和小虎自從很小就已經是朋友了,但關係不算太密切,因為小虎經常跟著他的哥哥姐姐到城裡去,一年倒有大半年不在村裡,所以我和村裡的其他孩子關係都比較要好,但對小虎也不至見外就是了。

"小虎,怎麼有河岸放著我們不走,要這樣子走山路啊?"我平時都是滿山跑的孩子,體能說不上太差,但是這時揹著沉重的行囊上山走著走著也有點氣喘。

我看著小虎,他卻好像完全若無其事般的樣子。

"小生,你是真的沒去過大城那邊吧?我們村怎說也是雪山腳底,野獸比較多,河岸也比較窄,要是驚動了在喝水的野獸還是有點麻煩。

"倒是這般走山路,牠們都習慣了這條路上有人來往,沒在牠們喝水時打擾牠們也不會這麼生氣。"

"哦..原來如此。原來走路也是這麼有學問的呀。"我點了點頭,小虎知道的還真不少。

"那麼,我們一路到大城也要這麼翻山越嶺嗎?"我又問了,不是連去大城都這麼辛苦吧。

"倒也不必,翻過了這座山再走一點就有個小村子,我們會在那裡下塌一晚。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在中午出發。然後我們可以租輛單車,一路踏過去就可以了。"

"哦..是這樣子啊,咳咳。"多說幾句話,就有點氣喘了,我當下不再說話,專心走路。

===

走著走著已經到了山頂,小虎看到我氣喘如牛,"我們先休息一下,下山的路會比較輕鬆的了。"

我也的確很需要休息一下,想不到這條山路是這樣的難走。

我找了塊石頭傍著坐了下來。看了看天,蔚藍一片,卻是已經看到一輪弦月高高掛起。如斯說,距離太陽下山的時候也不遠了。

"你也看到了吧,月亮都出來了,我們還是在天黑之前下山比較安全一點,你氣順了就走吧。"

不知何時,只見小虎也坐了下,和我一起仰望著穹蒼。

我應了一下,就繼續休息。

小虎不知想到了什麼,忽爾問我"小生啊,為什麼你這麼想出來當傭兵呢?"

我沉默不語一晌,看著山下的美麗景色,"你說,這山下的景色是多麼的美啊。我出來當傭兵的話,在冒險的旅途中就能看見很多這般美麗的景色了吧。"

小虎笑了笑,"這樣的理由好像沒什麼說服力啊。"

我看著小虎的眼睛,卻感覺到他深邃的眼睛中有一絲淡淡的哀傷。

"我知道你父親的心思。你一定想著,你父親是貪財至極了吧。明明家裡都這麼富有了,竟然還把自己的孺子推出去當傭兵拿命換錢。但是家人對我來說,

卻是遠比自己的生命重要了。"我淡淡的道。

他的眼睛閃過一道光芒,我看著也不知道他有沒有聽出我的話中之意,轉眼間,他的眼睛又露出十足的哀傷了。"其實我大哥早對我說過,父親畢竟對我們有養育之恩,媽媽她也不知道去了哪兒,也許他想我們當傭兵的時候也能為她找點消息吧。我是沒什麼好怨的。"

我這也是第一次聽到他提起他母親的情況,我小心翼翼露出了詢問的眼神。

他看到我的眼神,笑了笑,道,"我也沒看過她,不過我的情況...應該比你好一點。"

我面色頓時泛起黯然。小虎看見馬上知道自己失言,"希望總會有的,我們還是出發吧。"我也勉強笑了笑,便動身與他下山了。

有人說,上山容易,下山難。這句話絕對是真的,不過困難的意思卻是在另一個層面上。上山需要的是體能,下山需要的卻是膽量,因為看著身前的斜坡會給予的壓力絕對不是一點點的。小虎很明顯已經走習慣了這段山路,也可能是因為天邊已經泛起了一絲金黃,他走得非常的快,我只好硬著頭皮跟上。但也好在是這樣子,我們才輕鬆的走了下坡,這種山路,你走得愈慢就愈累。

太陽已經化成了夕陽的橙黃色熊熊的燃燒著大地,天上的晚霞色彩如虛似幻,變化不定,剎是好看。我們已經走到平路,據小虎所說,再往前走一個小時左右就可以去到那條我們今晚會睡一晚的村子了。

卻在快要到村子的時候,我們卻聽到有一絲隱隱的叫喊聲呼救,我和小虎面面相覷,一時之間不知道該如何是好。就算那個人是跟我們沒有任何的關係,但我們按理上還是會衝去救他的,但是天知道那個人惹上的是什麼珍禽猛獸?要是惹上的是妖怪的話,就更難說了。

我卻聽那叫聲愈來愈急,實在是刻不容緩了,我咬了咬牙朝聲音的來源衝了過去。小虎也是和我一樣的心思,也快步跑了過去。

我們去到那裡,卻見一個背著我們,頗為瘦弱的男孩子和一匹灰狼在對峙,手腳上已是有不少傷口。灰狼本身兇悍的相貌在看到無故有兩個人加入之後怔了一怔,恨得咬牙低聲狼嚎,似乎是判斷到這塊到口的肉要吃不了了。

那個男孩看到惡狼的樣子無故變了,被嚇了一嚇,更是凝視戒備,卻只見小虎已經衝了上去把男孩護在身後,拿出火燭打起了火。森林裡的野獸都天性畏火,加上這樣的人數劣勢,灰狼又低嚎了一聲就回身走開了。

"你沒事吧?"我終於追上了小虎,對那個男孩問道,只見他滿身都是傷口,但卻也只是擦傷,看起來並無大礙。

"嗯,都只是些皮外傷,沒事的。對了,我叫小術,你們呢?"男孩雖然經歷剛剛可怕的經歷,現在卻已很鎮靜,光論神情看不到剛才的事任何的後遺症,已經伸出了手向我們邀請。

我伸出了手和他握了握,"余仁生",小虎也是一樣的反應,"王小虎"。

"真是謝謝你們,不然我可就有大麻煩了。兩位也是去村子的吧?"我倆點了點頭。

"如此極好,我的家就在村子裡面。那狼走了之後說不定會找同伴再來走一圈,此地不宜久留,兩位便請與我同行吧。"他神情興奮的道。

小虎用眼神詢問了我的同意,便道,"這樣也不錯,狼多了起來就真的十分危險。我們剛走過來也沒留意此處是何地,請小術你帶我們去村子吧。"如此我們三人便一同行去。

IV - 渡夜

小術帶了我們入村之後,就邀請我們到他家去過夜,我們推搪幾句之後也沒有拒絕。畢竟能省旅館費就省一點嘛,我們的盤纏老實說也不是很多,明天還要租單車呢。

與小術走著走著,我們就去到了一座豪宅的門前。要說這座房子是豪宅真是一點也不誇張,小虎家裡能有兩層樓高的房子已經是很富有的人才能有的了,而這座房子竟然有三層,粉刷程度更勝小虎家。隱約看見屋旁籬笆後還有一個射箭場。在這種村子竟然有這種豪宅的出現已經很難想像,尤其是連城都沒進過的我,就更是驚愕了。

只見小術在門前停下,拍了拍門,大叫"爸~我回來了!"

我本來已經錯愕的神色變得更是愕然,"這這這...這是你家?"

小術笑了笑,"是啊,這就是我家。"

只見有個女傭來應門,"少爺啊,你總算回來了,可擔心死主人啦..."說是說主人,但看她的神色就知道她自己也是擔心得要死。

"碧姨,你也不用這麼擔心的啦。你看我這不是好好的嗎?"小術露齒笑了起來。

"還好?!全身都傷啦。"她心疼的看了小術一眼,接下來就看著我和小虎,"這兩位是..?"

"碧姨,是他們救了我的,這位是小虎,這位是仁生。他們打算明天到城裡去,我答應了他們到這裡住一晚。"

碧姨皺了皺眉頭,"這事我可說不準呢,待會少爺你跟你爸說去吧。"接下來就對我們倆說,"兩位怎說也是救過少爺的,請先進來坐坐吧。"

小虎冷靜的回到,"謝謝碧姨。"

我還在被這座豪宅的豪華嚇呆了,小虎用手肘頂了頂我,我這才發現自己這麼失態,才與小虎一起走進去。

===

屋內的設置,幾乎可以用到了奢華來形容,絕對是金碧輝煌至極。地板上鋪滿乾淨幾可照人的雲石,牆上的花紋根本就是一幅藝術品,連頭上的水晶燈也是精采非凡。而這些本來極富個性的藝術品,拼起來竟是天衣無縫,沒有一絲的違和,這份配搭的功力更是一流。

不可否認,這屋內的擺設比起屋外的更是驚人,但畢竟我在屋外已經失態了一次,我現在收定心神,應著碧姨的話在梳化坐了下來。

小術就被碧姨帶去包紮了。

小虎此刻也在四處張望,看來就算是他這個出過城見過世面的人,對這間極盡奢華的屋子也是充滿了好奇。

不久,小術就被碧姨帶了出來,全身上下的傷口都被包紮了。
小時候我要是哪裡弄傷了自己可沒這麼好待遇呢,爹娘總是安慰我兩句之後由得我哭,哭完了就自己包紮,想到這裡我就情不自禁的笑了笑。

這時樓梯上響起了幾聲腳步聲,吸引了我們的目光。
只見一個雍容華貴,卻是看得出來十分健碩的男子緩緩的走了下來。

小術見了馬上大叫一聲,"爸~我回來這麼久你終於肯出來啦!"

術父笑了笑,"沒法子啊,公司那邊有些事要處理一下。看你不是好好的嗎,也不用我擔心了!"

小術很開心的大笑了起來,"看吧碧姨,爸也不是說我沒事麼,你就不用在這替我操心了!"

"小術,別冷落客人了,這兩位是...?"術父的目光飄到了我和小虎的身上。

"爸,他們是今天從灰狼手上救我的恩人呢!"小術看著我們說道,然後又把頭轉向他爸那裡,
"爸,他們明天就要到城去了,今天他們可以在這裡睡嗎?"

"小術,我看你也是已經答應人家了吧?沒關係,房間多得很,
今晚碧姨你就幫忙招待一下兩位恩公吧!"碧姨應了一聲,我和小虎一直懸著的心就放下來了。

"爸,謝謝你啊!"小術明顯也感到十分高興。

一直沒開聲的小虎也道,"多謝巫先生!",
咦,他是怎麼知道他姓巫的?難道他認識這家人?
想來也不奇怪吧,這家人這麼富有,在這座村裡也應該很是有名吧,小虎又來了這條村這麼多次了,
認識也很正常。

"小術你快點去睡吧,碧姨,兩位恩公就麻煩你了。我還有點事務,先回房間了。"術父如斯告別。

我們也對術父告別,目送他走樓梯上了二樓,小術也說他要去洗澡了。
碧姨便帶著我們去客房,然後給我們說了下洗手間等地方的位置,說有什麼需要就可以找她,
然後她就告遲了。

我和小虎就收拾著行裝。我想起件事,就問小虎,"小虎,你認識這裡的主人嗎?"

小虎看著我,有點不明白我的意思,"不認識啊?!"

"那你又怎麼知道這家人姓巫?"

小虎眼睛向上翻了翻,"你沒看見屋外的門牌寫著'巫宅'嗎?天啊,你在門外也被嚇得太嚴重了吧?"

我尷尬的搔了搔頭,"呵呵,呵呵..."

===

就這樣,我和小虎在巫宅寄宿了一夜,也沒什麼大事情發生,

就是半夜的時候小虎把我叫醒說我的鼾聲太大了,然後我裝作沒事又繼續睡去,也不知道小虎睡不睡得著。

第二早我保持了雞啼早起的時間表,卻只見小虎比我更早起床,也不知道是何原因。咳咳,知道的也別說了。

我們收拾了一下,也不知道是不是發出了聲響讓碧姨聽到了,她在我們起床不久就問道要不要替我們準備早餐。

我和小虎倒也有興趣嚐嚐,也就說好了。

我們不久就整理好了行裝準備出門,也看到碧姨做好早餐香氣四溢,我們便去吃早餐了。

我們出來的時候看見飯桌的菜的豐富絕非農家菜可比,有錢人家連早菜都有肉吃,我們就只能搖頭輕嘆。

碧姨問,“兩位打算什麼時候出發?有沒有什麼需要小的幫忙準備?”

“我們打算吃完早飯就出發了,假如可以的話請給巫先生通報一聲吧。”小虎道。

“這個是當然的了,

主人他早早就起床處理事務了。不阻兩位慢用了。”我心裡實在感覺到這個巫家的主人是個十分厲害的角色。

我和小虎吃完早飯之後就離開了,碧姨說主人繁忙不能送別,托言好好保重,如果有需要可以回來找他,我們也托言叫碧姨向巫先生謝過。

小虎領了我去單車店,租了兩輛單車,就逕往城鎮前去了。

V - 入城

過了那座攀得我氣來氣喘的山以後，已經來到奈河中游，河岸已是頗為寬坦，可供我們不觸動野獸地走過。

只是有些路段小虎說小心為上還是不走為妙，就只有去登山了。

幸在這裡畢竟是河谷中游，不會再有如上游那般陡峭的山坡，以我和小虎的單車技術也顯得遊刃有餘。

我倆踏了一整天的單車，可能是早上在小術家耽誤了一會兒，我們沒能趕及在天全黑掉之前入城，幸在大城周圍的道路倒頗為康莊，即便天已全黑了也很好走，我們再沿著路往前踏了半個小時就到城了。

饒是我們在天黑透以後才到城，卻一點也沒影響這座城市的美麗。

一條闊大的護城河從連著內河緊緊的包圍著偌大的城池，吊橋上的人們絡繹不絕熱鬧非常。

高厚的城牆包圍著城鎮，讓人不禁想像如果拉上了吊橋關上了城門，

這有如天塹一般的堡壘是多麼的牢不可破。

十來人身高的城門巨大無比，士兵正盡責地守護著城門的關卡，檢查著熙來攘往的人們的身份。啊...?

"小虎，好像很多人在排隊等著進城啊，我們是不是也要趕快去排啊？咦，

小虎你去哪了？"小虎明明一直在我身旁的，轉眼間就消失了。

我有點著急地找他，不見了他這城這麼大可沒處找去啊。

我把頭轉來轉去的同時，我聽到小虎大喊，"小生你在那發什麼愣，快點過來排隊吧，不然半夜還進不了城呢！"只見小虎已經牽了單車在那裡排隊。

我皺了皺眉頭，也牽著單車跟了上去，"小虎啊，你走這麼快也不跟我說一聲，要是我們走散了怎麼辦？"

"這裡就這麼一個入口，還能走散了不成？"小虎輕蔑的一笑，讓我感到十分受挫。

這傢伙一路上真的什麼都領在我前頭啊，一點也不顧我年輕人要爭勝的心，偏偏又不好說他。我不自禁的嘆了口氣。

"把入城證拿出來吧，一會用得到的，把樣子也整理好一點，士兵們不喜歡看到太邋遢的人的，一會有什麼事也好商量點。"小虎滔滔不絕地對我下著指令。這入城證是之前家裡人花了點錢從村公所那裡拿的，沒它就進不了城了，所以我一路上都很小心不把它弄丟。

我拿著入城證，看見城內的燈火有如天上的繁星一般閃閃璀璨，彷彿極大的黑洞，誘惑著盼著它的生命被吞噬。

===

我們當真排了很久才進得了城，也不知道是不是每天人都這麼多，

這次久得大部份城內的燈火都熄滅了，整座本來活力無限的城市開始沉睡。

甫一進城就有人詢問我們要不要旅館，看他樣子這麼夜還在拉生意也不容易，

再說這麼夜也不知道會有什麼危險，我們就從了他去了。

把單車安頓好之後，我們就去交錢辦手續了。

據小虎說這間旅館是有點貴，但是我看房間也挺漂亮的，

不過要是每一天都這樣租房我們的盤纏很快就花光了。
小虎說明天他二姐出征完就要回來了,我們去找她幫忙安排我們往後的日子。
也不得不承認這麼有個熟人能幫著我們辦點事情是挺好的。

於是這樣我們就在旅館下榻了一晚,小虎這夜也沒叫醒過我,想來今天早起,又踏了一天的單車,他也是夠累的了,這夜我也睡得很沉。

===

翌日小虎叫醒了我,我看到天都光透了,看來我昨晚真的睡得很沉。
小虎好像也起床一會了,基本把東西都收拾好,他叫我先把行李收拾好托管在旅館這兒,
也帶點必需品比如入城證紙筆水壺之類的,我們等下就去找他二姐。
我應了聲就收拾去了。

不一會兒我把東西都收拾好,帶了一個小腰包,我和小虎便一起離開了旅館。
我們先去拿了單車,一會就要還了,晚了是要罰款的。

由於我入城的時候已經太夜了,城內人家都已經關燈,我所看到的大城,只是一片漆黑,直到今天,
我才真真正正看到它的美麗。

晴朗無雲的天空正好映照著這一片景象,街上林立著各種在村子裡無法看見的高聳樓房,
一間間被華麗地粉刷上不同的顏色構成七彩的和諧。

街上行人們熙來攘往,各色各樣的衣服散發著盎然的生氣,
吵雜的人聲微微刺激著人的耳朵叫人精神抖擻。

我難掩激動興奮之色,大叫,"我來到城裡啦!!!!"



我興奮的聲音效果非常明顯,整條街上的人都被我感染向我投來欣喜的目光,我看了看小虎,咦,
"小虎你別暈掉啊!你怎麼了!"

小虎好不容易才回過神來,"你犯得著那麼興奮嗎!白痴!羞死了!"

我呆了一呆,好像是有點太興奮啦,我脹紅著臉搔了搔頭,拉了拉小虎的手,"我們快點去找你二姐吧?"

"不用你說! 難道還站在這兒讓全街人看著我們的窘困樣子嗎!"小虎氣鼓鼓的邁步牽著單車走了,我也只好跟了上去。

路上好風光不斷,我一路很好奇的左顧右盼,林林總總的新玩意看得我眼花繚亂。比如說有玩雜耍的,我還真是第一次看見人在胸口前放塊大石頭然後一鎚子打下去,要是我是那個被打的人的話估計肋骨斷了好幾節了,他們管這叫"胸口碎大石",更犀利的還有個吞劍,就這麼一把劍一下子就吞下去了,真不知道那個人的咽喉是不是鐵做的。

不過這城裡的路可真是夠複雜的,走著走著大街又不知怎的有條小巷在樓與樓之間穿過去,雖然說每條街的樣子也不一樣,但驟眼一看還真不好認,我只好緊緊跟著小虎,放棄我注目雜耍的時間了。饒是如此,這城裡九曲十三彎的,我又很努力的想記下這來回的路,真是記得我頭昏腦脹。

我們(其實只是我)好不容易的來到單車店,總算把單車還了。那單車店在山下村子和城裡都有分店,很明顯就是方便要在城和村之間來往的人們。其後我們便從來途折返,因為小虎二姐住的地方是在旅館的另外一個方向的。

據小虎說他二姐是和整隊傭兵團住在一間和幾個傭兵團合租的屋子,假如我們將來的傭兵團賺到了錢也可以這樣租一間房子方便暫住。

在我們到了那房子的時候,小虎像是想起來什麼,神色凝重的對我說道,"小生,你一會兒可別又發瘋,要是激怒了二姐的傭兵團隊友我可真的會把你攆走的。"我有點尷尬的紅了紅臉,"放心吧,我一定不會的。"

小虎很艱難的點了點頭,接著他就向著那一家屋子敲門了。

VI - 廣場

我看著小虎十分凝重的樣子,想起他剛才對我的要求,猜度她二姐究竟是有怎麼樣的傭兵團團友才能令小虎這麼的緊張。

一瞬間之內其實想起了很多,傭兵團這種由各式各樣的人組成的團體,卻要互相信任去戰鬥,背負上團隊的榮譽,之間的關係是可以多麼的複雜。而我想到我即將要成為萬千傭兵團中的一員,更是感到一陣莫名的緊張。

只見小虎敲了敲門,有個不知是什麼身份的婦人來應門,"有何貴幹?"

"姨姨,我們是來找人的,方便嗎?"小虎小心翼翼的應道,皆因這間屋子既然是被幾個富有的傭兵團合租了去,這個聲音十分和藹的婦人的身份便很有可能是個瘋狂的妖怪獵人。

只見有個年輕女子推了門走出來,紅髮及肩,樣貌普通,穿著粗衣麻布卻不失健美,用著和她不符的中年和藹婦人聲音問我們,"找誰?"

"請問嗜血傭兵團出征回來了嗎?"小虎看見對方樣兒和聲音的差距也是呆了一呆,隨即又禮貌地詢問他想知道的事情。

"你們是誰?找他們作甚?"那年輕女子甩了甩鮮艷的紅髮,有種說不出的英氣凜然,果然住在這房子裡的人一點也不簡單。

小虎不禁猜度了一陣子她的身份,躊躇了一會該怎麼說,決定只回答後半部份的問題,"姨..姐姐,我們有事要找他們的牧師王異,可以幫我們通報一聲嗎?"

那個紅髮女子聳了聳肩,"他們還沒有回來呢,你們留下個名號,等他們回來了我也好告訴那王異是不是。"

如斯說來,這女子和嗜血傭兵團應該頗為交好,小虎也就不再遲疑了,"我是王異的弟弟,今天晚些我會再過來一次,因為我們還不知道今晚會怎麼打算。如果在那之前他們回來了..那就勞煩姐姐叫我那異姐姐去傭兵公會找我們吧。"

只見那紅衣女子口裡默念著"傭兵公會?",眼睛懷著笑意看著我們,"還有其他事嗎?"

小虎搖了搖頭,跟那女子道了聲謝她便轉身入門了。

先前聽見小虎的說話我有兩驚。

—。

"小虎,我們就兩個人自己去傭兵公會註冊嗎?"

我本來聽見小虎二姐不在這裡心內打了個突,想著沒了他二姐我們該怎麼辦,沒想到小虎好像打算我們兩個就這樣直接裸奔去傭兵公會似的。

"對啊,要不然你說呢?"小虎神色自若地說。

我有點怱，咕噥了兩句"那總是有你二姐方便些嘛，怎個沒想到來城裡沒了依靠..."

小虎笑了笑，"別忘了我來了很多次這城了，有我帶著你就放心吧，再說也不是有很多人連我的經驗都比不上，還是去了當傭兵又一帆風順麼，別想多了。"我歪著腦袋，想了想小虎這路上還是挺可靠的，就朝他點了點頭。

二。

"還有呢，小虎，你那二姐起名字真方便啊，排第二就這麼叫個二字啊..."我小聲的說，卻看到小虎又差點沒給我氣暈過去。

小虎看上去是真的發怒了，脹紅著臉對我指手劃腳，"你個白痴！我二姐名王單字一個異！差異的異！你他媽懂不懂字啊！"

小虎這麼惱怒其實也很好理解，被人誤會名字就算了，還要誤會成個帶點別意的"二"字，想到這我就想笑出來，可是看到小虎火成這樣子，只好硬生生把笑意給吞回去了...

===

嗯，雖然說小虎差點被我氣昏了，但他還是很盡忠職守的把我帶去傭兵公會。

小虎一邊走一邊向我普及知識，

也不知道是不是下定了決心再別讓我這無知的鄉巴小子把他這高貴的城裡子弟氣昏過去。

小虎說，傭兵公會是在城市的最中央，和競技場相鄰，其實還有間聖殿叫什麼榮譽聖殿(Hall of fame)的，三幢建築物成品字型形狀，不過那聖殿不是我們這種水平的人能進去的，他也揭過不欲多說。

卻說回那競技場，據小虎說就是各個傭兵團戰鬥比排名的地方，有時排名高的傭兵團們開打可以吸引了半個城內的人來圍觀，也可以想像到這個競技場可以容納人數之巨。

其餘時間，雖然經常有比鬥，但是由於大多只是些雜牌小卒爭那末端的排名，並不怎麼多人注目。

小虎還跟我說，雖然任何在戰鬥中的一人只要投降就馬上能退出，

但是畢竟大家都是簽了生死狀上去打的，有時又打得性起，每天總要死上那麼幾個人，整個場的殺氣都很重，令人很不舒服。

我點了點頭，死這麼多人的地方難道還能讓人如沐春風嗎？

不過小虎笑了笑，說那競技場也是我們要待很久之後才能去的了，畢竟都是生死戰鬥的活，沒一定水平還真不會去送死。

接下來小虎就跟我介紹一下那傭兵公會。他說也沒人知道這般的機構是怎麼做出個規模來的，但是就是從這城建成開始這個公會就存在，一直運作至今，我對歷史無甚興趣，也沒有多問。

傭兵公會基本包辦了傭兵所有相關的事務，註冊，安排排名戰，招聘，出任務等等等等，都可以在傭兵公會那偌大的建築裡辦得到。

我們這番前去，自是要註冊和找些隊友拼個傭兵團然後找顧主接任務的，

想來接下來有大部份的時間都要待在那邊了，小虎要我作好心理準備。

還有由於這個傭兵公會是這麼的功能強大，

自然有很多未接任務或是接不到任務的傭兵團在那邊駐腳。

我心裡就驚訝了,問道,"小虎,我說那競技場容納這麼多人就算了,畢竟看戰鬥的時候大多都是擠成個沙甸魚模樣,但是怎麼那傭兵公會也能容納這麼多人?那些傭兵團可不會接受和這麼多人擠在一起的啊?"

小虎點了點頭,好像發現了我也算有點智慧,"那傭兵公會內自然是擠個水洩不通,但大多傭兵團都是在那品字型周圍的傭兵廣場駐腳的。喏,我們這不是到了嗎?"

我看著廣大的廣場上來來去去的人影,我嗅到了一絲的氣息。

強者的氣息。

VII - 龍騎士

這是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天上的浮雲飄呀飄，偶爾擋著陽光帶給地上的溫暖。只是無論如何，都不能阻止得了這一片一望無垠的人海，在城中央對周圍散發出的熱力。熾熱的興奮，與力量。

闊大的廣場被鋪上了青瓷的地面，看上去甚是高雅，但這片青瓷已經被無窮無盡的人影踏著，反而襯托出廣場上人們強大的氣息。

廣場上的人們熙來攘往，有的整裝待發，隨時都準備接到任務就出發的，有的在擦拭兵器和療傷，修補著他們先前出征撕殺的痕跡，也有些在懶洋洋的曬太陽，但是不難看出，他們都很強。就是才剛踏進廣場的我和小虎，和這廣場的氣息完全不相符...

我感覺到這股澎湃至極的氣勢，又想到自己即將要加入其中成為這群強者的一員，自然是興奮至極。但是免得又觸動了小虎那脆弱的心靈，我只忍著自己的激動，但也興奮得滿身發抖，小虎看見我這樣又搖了搖頭，急步便往那位於廣場中心的傭兵公會走去。我也只好急腳跟了上去，卻不小心一頭和一個旁邊走過來的人撞上了。我一下子就被彈飛，跌坐到地上。小虎聽到聲音回頭一看，卻只見被我撞的那人健碩非常，被我撞到卻是一點事兒都沒有，反竟是死死瞪著被撞跌的我，好像很是惱怒的樣子。我剛回過神來看到那眼神，全身上下就不自覺的打了個寒顫，呆坐在那處不會彈動。

小虎看見這情況，暗叫不妙，馬上就衝了過來，連番道歉，"這位勇士，我朋友是一時走路不小心，你大人有大德不要和他計較哈!"然後給我打個眼神，細聲跟我說，"你他媽快給人家道歉!"

收到小虎的提醒，我頓時醍醐灌頂，馬上由坐變跪，低低叩了幾個頭，"這位勇士大..大人有大德，小的走路不帶眼千錯萬錯，撞到勇士完全是小..小的不該，勇士你大人有大..大量原諒小的吧..."

我緊張得說話像是饒了舌頭，結結巴巴好不容易才說完一句話，滿身都是冷汗。你別說我沒志氣，你要是被個比你壯碩幾倍的人這樣殺氣騰騰的盯著，我怕你會話都說不出來。

那個大隻佬移開了眼神，像是原諒了我，我的面上頓時泛起一絲脫難的笑容，他卻好像想起了不知道什麼的事情，突然又回頭瞪著我。我被這一嚇剛到嘴邊的笑容又硬生生的被頂了回去，整塊臉看上去就是在抽搐。小虎也明顯想不到那人的突然回頭，也是全身繃一繃緊。

這傢伙是吃了什麼火藥呀，我不過就是撞了他一下吧，犯得著這麼計較嗎？嗚嗚，我這是什麼運氣呀？難道進城連傭兵公會還未去到就要被這壯漢打得躺著出去了嗎？想到此處，我更是全身不停打顫，不能自己。

這時卻聽見天上響起了清澈威猛的吼聲，卻是不知是由什麼動物發出，眾人不約而同的都往天上看了看，也包括我。只見一條我從未見過的帶翅蜥蜴正向這邊飛來...

呃, 大概這就是傳說中的龍吧?

雖說我沒有見過這生物, 但這世界妖怪太多, 我已經是對各種稀奇古怪的動物見怪不怪了。不過這條龍... 是妖怪的話不會敢在這堆滿傭兵的地方出現吧? 我在仰天目瞪口呆的那一剎不知所謂的想了許多。

身邊的人一個個都露出了欣羨驚喜的神色, 看著天上飛來的那條龍卷起一陣狂風直衝過來, 在我們不遠處飛浮在半空。那龍近看也不是隻我剛想的會飛的蜥蜴, 牠全身上下鋪著閃閃的龍磷, 頭上長著長長的龍鬚, 看上去甚是威猛。

"我說過, 別在我眼皮子下打架。" 一股甚是高傲的聲線從龍上傳來... 咦? 原來還有個人坐在上面? 其實這龍說大也不是很大, 也就兩個人般長, 但是因為我是在下面仰視, 又有那對頗大的龍翼擋著, 所以沒能看太清楚。

那大隻佬的氣勢和那龍的一比就給比下去了, 他低了頭恨恨的嘀咕了一聲, "好大的架子, 什麼事都要管了。"

那龍卻好像聽得明白人語, 本來散懶的眼神一下子盯著那個大隻佬, 這次到他渾身打了個寒戰。

"你是誰? 這個小孩子不過撞了你一下, 歉也道了, 你還要蠻不講理是不把我放在眼內嗎?" 那股聲音高傲得來帶點煩厭, 卻沒有生氣, 好像根本沒把剛剛嘀咕的人看在眼內。

那個人終於噤若寒蟬, 不知道是知道說理辯不過, 還是根本認為在這個比他強大千百倍的人面前再說話也是沒用的了。

龍上那人看到那人這樣的反應也似乎感到滿意, 對我們說, "你們下次走路小心點, 該幹嘛幹嘛去吧。"

我和小虎連忙道謝, 那龍和牠的騎士話不多說便逕往廣場中心飛去, 又是牽起一陣颶風。我看著這人和龍的身影, 心中不禁感嘆: 真他媽的帥啊...

我本來還想走去跟那大隻佬說聲多謝什麼的, 小虎卻咬牙切齒的拉了拉我, "你別再去惹事, 你剛看不到那人是吃了火藥般嗎? 現在至尊走了可就真的沒人能救你這蠢貨!"

我皺了皺眉頭, 但小虎也說得沒錯, 不知道那人是發生什麼事了這麼好火氣, 再去惹他就真的是個蠢貨了。我跟小虎往公會走去, 想了想, 就問, "剛才那人叫至尊?"

小虎點了點頭, "他全名是至尊寶, 不過也沒誰那麼親暱的會加個寶字上去, 大家叫著叫著也就叫至尊了。" "他啊, 可是現在其中一個能進聖殿的人, 也是城內少有的龍騎士。"

我側了側頭, "能進聖殿是什麼意思? 是很厲害吧?"

小虎有點被我的無知氣倒, 但也忍著對我講解說, "全城就一隊傭兵團能進去, 你說厲害不厲害?"

哼, 那你剛才跟我科普到聖殿的時候又不跟我說? 我掂量了一下, 那個層次和自己到底差多少距離。我想到了我對大隻佬怕得尿褲,

而大隻佬又對那至尊怕得尿褲.. 我就知道這是個無法想像的距離。第一傭兵團... 是個怎樣的觀念? 我不知道, 我想像不了, 於是我只好放棄, 轉而想第二個問題。

"那.. 那龍騎士又是怎麼回事啊?" 我想到那條威猛的龍, 就覺得要是能騎上去, 那是極之的... 爽。

"這我也不太清楚, 聽聞是個三階職業, 內裡是什麼回事一般人能知的很少。"

"什麼是三階職業?"

"也就是, 我們當了傭兵之後會先當一個一階職業, 然後這個職業轉升一次成二階, 然後再轉升一次, 就是三階職業了。一階職業是傭兵公會給名銜的, 二階職業大多都有自己的工會管轄, 三階職業卻就完全沒什麼組織了, 能不能當上純粹是看機緣的。但這些職業打鬥時的特徵都非常的明顯, 比如騎著條龍的就肯定是龍騎士, 不過三階的職業我也沒見過太多就是啦..."

我似懂非懂的點了點頭, 怎麼這傭兵的職業弄得這麼複雜? 不過, 要是我將來能當個龍騎士... 就好了!

VIII - 公會

龍騎士和小壯漢只是在廣場中發生的小插曲,說起來有點長,但其實也就是三兩分鐘的事,不太影響我和小虎的行程。

我和小虎很快就去到了我們的目的地:傭兵公會。

來到這個地方之前,我是沒有想過能有這麼大規模的建築的。

在剛才聽小虎替我科普的時候,我想著那競技場是露天的,能容納這麼多人,可以想像;

但這傭兵公會不可能是露天的,於是我就把它設想成為了一個建築群,

大概是幾間房構成一個院子然後有些路互通吧?

可是我真的不會想得到,這座傭兵公會竟然是一間龐大至斯的建築。

"看,公會是很大吧?最有趣的是聽聞儘管千百年來途中有修葺,

但這建築在城內一開始就是這麼大了。真的想像不了當初那些人是怎樣建造這幢東西的。"

小虎又著腰,看著眼前的建築說道。

我看著人來人往的入口,又想起了入城時在城門橋上看見的情景,"小虎,裡面應該..很多人吧?"

我們不如快點進去吧?"

小虎笑了笑,"不用那麼急啦,人是很多沒錯,

但是都是來接任務的。我們這些連傭兵團都沒有的人不算太多,不會弄很久的,放心吧。來,

我先跟你說說各種一階職業和大概的登記步驟。"

說罷小虎就走了進去,我也自然跟著。他來到了一塊頗是醒目的告示牌面前停下。

那塊告示牌畫著八個小孩子模樣,都穿著戰鬥的服飾,我一看就知道是介紹各種職業的。可是,

"小虎,怎麼都畫著都是豆丁般的小孩子啊?"

"一,你現在不見得比他們大很多歲,根本很多傭兵都是青年時當上這行的,"

小虎頭頭是道,其實我們的確不是很大,我是上個月才滿十六歲,小虎比我大半年。

"二,據聞是二階職業的公會要求把一階職業畫得幼稚一點,這才能顯得他們二階職業的威風。"

這也太...小家子了吧。

我臉上露出了哭笑不得的表情,小虎似乎對這已見怪不怪,看見我這表情就下意識的揮一揮手,

"還是先跟你說說一階職業吧。你有想過當什麼職業的嗎?"

我腦海中就想起了那個在家門前騎著白馬聖氣逼人的身影。

那是我唯一一個自小就懂的職業,因為它是一個我曾經最親的人的職業。

儘管,這個人現在已經不知身在何方,我卻知道我這一生,

都甘心跟著他的軌跡而行。這就是他的職業--"聖殿騎士!"

小虎還沒放下來的的手馬上就敲下來給了我一個爆栗,"叫你說一階職業!"

我一臉委屈,"你又不說清楚,我就是想當聖殿騎士啊!聖殿騎士是什麼職業的轉職?"

小虎好像也察覺了自己也有錯,平伏情緒淡淡的道,

"聖殿騎士是個三階職業,它的一階職業就是戰士。說起來,你不想當個龍騎士麼?看你在城外看見至尊那流口水的樣子明明是羨慕得很啊。"

我想到至尊和他龍的雄偉背影,心裡甚是舉棋不定,搔了搔頭,"龍騎士的一階職業是什麼啦?"

小虎笑了笑,"其實我也就隨便說說,想不到你這麼認真啊。龍騎士和聖殿騎士的一階職業都是戰士。我聽我大哥說過了,職業的選擇是很看機緣和天份的,你也不用非要這麼著急幫自己選定,先做著看看吧。"

我只好點了點頭,心內依然在那兩個聖氣和威猛的身影之間掙扎。

小虎吸了一口氣,眼珠子轉了轉組織言語,"你沒看過傭兵團的戰鬥方式吧?傭兵團,是一隊大約五人組成的團體,不是五個不同的個體。要五個一加起來大過五,就是要有配合,這也是這麼多種職業的意義。一階的職業的變化比較少,先跟你一個個說吧。"

"首先是隊伍的靈魂人物,法師。法師在隊伍的作用十分大,動物還是妖怪通常對魔法攻擊都有很低的抵抗力,再者本身法術的威力就強大,在一階隊伍中是個不折不扣的輸出點。稍為富有的家庭也會把孩子送去當法師,一來威風,二來舒適,我等下會給你解釋。就算是這樣,法師的數量依然供不應求,一個隊伍能找個法師就不容易了。也因為如此,法師在一次任務裡瓜分的酬金比較多,地位也是十分高貴。我們組隊的時候絕對要想辦法找來個法師,知道嗎?就是告示牌上那兩個穿紫袍拿著法杖的,有一個隊伍真的會強很多,你待會找隊友時想不了辦法拉攏也別壞我好事!給我記住了!"

"接下來是第二個能使用魔法的職業,牧師。他們和教會脫不了關連,用的是治癒系的魔法。要隊伍中沒有也行,但一定走不久遠,治癒系的存在能保證隊伍的續戰力。不過幸好,牧師這種職業不比法師珍貴,向教會交點錢就能學了。據說治癒系魔法是很容易學習的。其實也不奇怪,這種普救世人的本事是愈多人懂愈好,世界這才和平,符合教會宗旨嘛對不對,雖然是拿來打架的。一般牧師在隊伍中都受到歡迎,因為他們都是休息和喜樂的代名詞,我二姐就是個牧師。待會我們的隊伍最好還是找一個吧。"

"接下來就是戰士。剛才說了,法師專司攻擊,但是你可以試試讓個法師和戰士單挑,我肯押一百元戰士會贏。牧師也是。因為對比起戰士來,他們的身體是太單薄了,又要詠唱準備,給戰士砍一刀就傷至半死了。這倒不是他們的錯,因為往往魔法的修練講究精神的專注度,就算有鍛鍊身體也不能跟戰士那長期鍛鍊的比。廢話有點多,我是什麼意思呢,意思就是戰士在隊伍中戰鬥的作用就是當個護花使者,好好保護法師在輸出前不受傷害。除此之外,戰士的物理輸出也是首屈一指的,所以才能把法師砍個重傷,但是一般對動物妖怪效果就比較低了。所以我們才要法師。"

"嗯,終於來到最後一種了。這種職業叫獵人,我感覺是個很聰明的職業。剛才跟你說了嘛,法師是很薄弱的。保護作用的戰士們,要是敵家戰士的大開大闖近距離攻擊自然能擋住了,可是遠距的箭矢狙擊呢?獵人的物理力度一點也比不上戰士,但是一個好的獵人往往能察覺對方陣型的漏洞,一支箭射過去,就打開缺口了。"

小虎長長的呼了口氣,"懂了嗎?"我點了點頭。

"接下來跟你談談登記的步驟吧。"

IX - 幻戰

在傭兵公會的一個小角落裡，有兩個年青人在密談，只見其中一人口若懸河資訊滔滔不絕，可真謂知識淵博。

小虎知識這麼淵博對我自然是好了，但一下子不停的塞給我還真有點受不了，我揮了揮手，"等等，給些時間我消化下。"

小虎到嘴邊的話又擱下一旁，看著閉目在回憶剛才的資訊的我。

我閉上了眼睛，沉醉在自己的幻想世界。

在我腦海中剛才小虎說的話不停飄過，路中那些在告示板上的圖標一個個開始由模糊化成真實，一個個兇悍的神色，整裝待發。

戰役，開始。

對陣的雙方開始有聲低聲的吟唱聲，天地間的風塵開始異動，看似混亂又有規律地聚集。仔細一看，便發現那促動風雲色變的吟誦是來自雙方身戴紫袍的魔法師的詠唱，低聲細語，卻帶著無窮的能量。

雙方的戰士被這從風雲異動飄來的低聲細語刺激，一個個凝神準備，全身的肌肉隆起發抖，準備作出強大的物理攻擊。

只見一方的戰士搶先半拍發動，揮著手上長劍直往魔法師砍去。

另一方的戰士見狀馬上用身體擋下對方對己方魔法師的攻擊。

重劍砍到金屬的護甲上發出了響亮的鏗鏘聲，為本來充斥著吟唱和風雷聲的戰場多添了一分的肅殺，拔出來的劍不停顫抖，獵人手上的弓弩，也被盡可能地拉開。

被砍中的戰士毫不退縮，馬上把被充盈地貫注了力量的重劍往對手斬去，對手絕招已經使老，身形被手上的重劍拖滯，力疲閃避不及，只好調整身姿把有護甲保護的部分迎了上去，又是重重被斬了一刀。

牧師看見如此，馬上使出治癒術，修補著戰士所受到的傷害，減輕他受到的痛苦。

一道聖光從牧師手中發出，射向戰士的護甲，儘管看不到內裡逐漸消失的瘀傷，卻能十分清楚的看見戰士如釋重負的表情。

這樣的畫面，竟為這場戰役帶出了一點的安穩祥寧，但是，法師的吟唱不會終止，風雲依然在聳動，獵人手上的弓，也不準備就此罷休。

一直在旁守候機會的獵人，終於看到需要他出場的時機，深邃地觀察著對方陣型的瞳孔猛然收縮，掄起手上的巨弓，

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手指一鬆，整個弓條地一彈，只見箭矢射出，前往正在詠唱的法師射去。

看著忽地射來的箭矢，法師固然感到不妙，但始終克力保持心神，繼續吟唱，呼動天地之力，風卷殘雲。

只見箭矢毫不意外的沿著軌跡射中了法師的手臂，使得法師的身影頓了頓。

獵人看見自己射出的箭矢如此收效，正要大喜，卻是看見了法師露出了一個滿足的笑容，然後體力不支，直直的倒了下去。

一直被視為心腹大患的法師終於倒下了，人們應該高興麼？

剛剛射出漂亮一箭的獵人笑不出來, 整隊, 都沒有人笑得出來。
因為在他們的眼前, 一個有著強烈光芒, 嗒嗒發響的閃電球已經成型。法師臨在倒下去之先, 凝練聚集而來的閃電能量, 塑造了這個生人勿近的閃電球。

他很清楚這個球的力量, 他滿足的笑著倒了下去。

閃電球一瞬間一分為三, 分化三個一樣恐怖的光球往敵陣襲去。
法師和牧師都來不及躲避--這些小電球的速度比箭矢還快, 因為它們根本沒有實體, 只是一個個堆滿了電能的能量球而已。

迅如閃電, 法師在被兩個電球擊中以後全身抽搐不已, 本來聚集而來的自然力量隨之消散。
幾回掙扎, 法師終於倒了下去, 徹底失去了戰鬥力, 兩方輸出的核心就此消逝。

倆人倒下了, 但是, 戰事還沒結束。

戰場上還剩下一個失去了攻擊目標的閃電球。
它最後直奔和法師最近的牧師, 同樣, 迅如閃電, 無從閃避。
牧師只好生生接受了這個閃電球, 好在這個閃電球只帶有原來三分之一的力量,
他感覺到自己還能苦撐著不倒下去, 只是被電得焦頭爛額, 全身麻痺, 只要有一定的時間,
他就能再次行動。

可惜, 他沒有這個時間了。

早在一旁伺機而動的獵人又一次的進行了時機準確的強襲。

搭弓, 射箭, 動作簡單而流暢, 但背後所蘊含的忍耐, 判斷力, 無窮的思緒, 盡收在這威力平凡,
但準確無比的箭矢之上。
毫無疑問, 這支箭矢成功擊中了它本該飛去的目標。

本來全身麻痺的牧師在受到這支箭矢所帶來的痛楚以後, 終於再受不住, 昏倒了過去。
轉瞬, 又一個人失去了戰鬥力。
這段短暫的時間, 迅風烈火, 各人都已經使出了看家本領, 直接導致三名成員的生命危殆。
本來, 這種撕殺應該繼續下去, 直到分出勝負為止。
只是這段時間大家都已經行動完畢, 一時無法進攻, 該喘氣的喘氣, 該治療的治療,
一段時間內偃旗息鼓。

只是, 戰局的優勢十分明顯, 三對二, 是場沒必要打下去的戰爭。
一方已經佔盡了人數優勢, 況且其中還有回復系的牧師,
一時之間人數劣勢方想突襲殺退對方傷兵來取回人數優勢已是件不可能的事。

大勢已去。

===

我睜開眼睛, 從冥想的狀態醒了過來。"原來, 是這樣啊..."

小虎道, "你不過就消化一下我說的東西, 犯得著這麼久嗎?"

我白了他一眼, 說出我冥想的感悟, "看來法師能不能發出攻擊真的是決定勝敗的重中之重啊。"

小虎點了點頭, "當然了。所以我說替我們隊找個法師是重中之重, 其餘的也就隨緣了。"

可以想想, 如果剛才的幻戰出動閃電球的是另外一隊, 戰況就更是一面倒了。
本來的勝方崩盤將是毫無疑問。

我理解小虎的組隊方向了。找一個法師。尤其如果是一個好的法師,
對團隊的構成實在是有莫大的益處。

"好了, 在組隊之前, 我們還是把自己先變成一個傭兵吧。來, 先把這張表格給填了。"

X - 考核

只見小虎已經在不知什麼時候拿來了一張表格遞給我，大概是在我冥想的時候拿的吧。

"這是傭兵公會戰士的職業申請表格，填好了再告訴我。"小虎邊填邊道。

我低頭看了看那張表格，姓名性別就算了，怎麼還要填愛好啊... 這根本是心理問卷好吧。不過申請要填的話就填吧，不然不註冊的話組傭兵團，還是其後的找任務都會很不方便。

其中有一欄是要寫家人的人數和職業等等基本資料。

除了現在村裡那三個傢伙以外，我毫不猶豫的寫下："兄長，聖殿騎士，下落不明"。在我心目中，他一直是我的家人。一直都是。

其餘的我霍霍地填好，看見小虎也填好了。

"你有帶入城證出來吧，拿出來，跟我一起辦手續去。"小虎待我拿出了入城證，就徑直往一個頗為冷清的櫃台走好。

接待我們的是一個本來在蹺著二郎腿在讀報紙的大嬸。

她看見我們兩個走過來，也只好依依不捨的放下了手上的報紙，稍稍的打量了一下我們兩個。

"是申請當戰士的吧？表格填好了沒？"機械化的聲音，不帶一絲的感情，不愧是在傭兵公會當接待的。

小虎遞出表格和早早準備好的入城證，"填好了，這是入城證。"我也跟著小虎遞了上去。

那大嬸接過以後，看了看兩張表格，確保正反兩面都填好以後，蓋了個章，把兩張表格都收了起來。然後她從一個盒子裡拿出兩張綠色的卡，連著入城證一起扔給了我們。

"把自己名字填上，那號碼以後就是你的傭兵號。一會去戰士區進行考核，合格了他們會在這空格蓋印，你們才真的是傭兵。"說完她又慵懶的坐了下來，自顧自讀報紙去了。

"好了，我們接著就去戰士區吧。"小虎把東西收好，便準備往一處走去。

"小虎，原來當這戰士是要考核的嗎？"我從來都不知道原來是這麼麻煩的。

"嗯，他總不能不試試你的能力就給你當傭兵吧。不過主要需要考核的是法師和牧師，我們當戰士的考核據說是很輕鬆的。你就放心吧，以你這體能妥妥的。"我掂量了一下，自己的體能... 真能妥妥的話，那這個考核真能算得上輕鬆的了。

===

接下來來到的就是戰士區了。

這裡是個從傭兵公會那龐大的建築物分割出來的小空間，用了些灌木和籬笆和外面作了分隔。很明顯為了方便從櫃檯過來的人們，入口是安置在向著櫃檯的方向的。

也就是說，我們甫一到埗，就看見了戰士區的入口。

令我們眼前一亮的，便是戰士區入口的門面，那位漂亮的小姐。

嚴格來說,我這輩子是沒看過美女的。家中的老媽?別說笑了;妹妹?我相信她長大了是挺清麗的女性,但以她這個年齡還是在家中流著鼻涕的小屁孩而已;村裡也全都是樸實的農家婦女,美女?沒門兒。

城裡人多,美女也多,不過我只是還沒看過而已。現在看到了,在眼前就是這麼一個。

制服顯示出她的身裁極好,只是再看清一點...這妝化得太濃了吧?

算了她是誰,整體感覺好就行了。小虎走了上去,禮貌地問道,"我們是來作戰士的考核的,我們應該找哪位?"

"先生請您等等,我替你把接待考生的陳小姐找來。"溫柔至極,讓人無法反感的女性嗓音響起。

我和小虎就只好在那邊等著,目送那小姐走了進去。不一會,她就帶著另一個小姐..呃,嬌嬌,走了過來。

嬌嬌的聲音聽上去十分和藹,"你們是來考核的吧?"

"是的,請陳小姐告訴我們程序。"小虎恭恭敬敬的回答。

"哈哈,不用那麼緊張啦,我跟考官說好了,跟我進來吧。"她笑了笑,就帶著我們往一間房屋走去。

那間房間,算是頗為突兀的存在,整個傭兵公會房間不是沒有,但很少這種在大廳中間無偶有獨的房間,其餘房間大多都是沿著牆壁的。

"好了,你們進去吧。"

我們很禮貌的道聲謝,始終禮多人不怪嘛。

我們進去以後,看到的是一個...酒鬼。渾身酒氣,還拿著個酒瓶在喝的酒鬼。

小虎小心翼翼不挑起對方的酒瘋,"請問你是..戰士的考官嗎?"

那酒鬼甚是傲慢,不作回應。他狠狠打了個酒嗝,眼珠上上下下的打量著我們兩個,看得我們甚不自在。

"把傭兵證拿出來吧。"這酒鬼說話倒是挺清晰的,對我們伸出了手掌。我和小虎只好照做,把傭兵證交給他。

只見他用他在微微顫抖的手給我們蓋了個印,把傭兵證扔給了我們,就又坐下喝酒去了。我和小虎呆在當地..不是考都不用考就過關了吧?

"還不走,在這裡幹嘛?快點出去組傭兵團!"那酒鬼停下喝酒,跟我們吼道。

我和小虎只好慌失失的走了出去,只見那陳嬌嬌依然在門前守著。

"呵呵,看樣子你們是考都不用考吧?"陳嬌嬌似乎是看到了我們的迷惘,便跟我們說。

我倆點了點頭,我們真的就這樣過關了麼?

"放心吧。我猜也是這樣的了,考官他喜歡看人的體格評分,看這位小哥,"
她看著小虎健魄的身軀,"這麼強壯,肯定是測也不用測了。
而這位小哥,"她把目光移到我身上,"也算是可以接受的水平了,他偷懶不測也無可厚非。"

我和小虎終於釋然。這考核,真有夠輕鬆的啊!

"吶,你們接下來就要找人組傭兵團了吧?你可以回去剛才的櫃檯,左轉,
那些在找人組隊的傭兵都在那兒的。"
我們又一次很誠懇的道了聲謝,便往那地方走去了。

我由始到終,也不知道那個所謂的考核到底是什麼。

XI - 敗仗

當我們正在往那個新手傭兵招募區走去的時候,小虎突然想起了些事情的停下來,我走在他的後頭差點就一下子撞上了,還好我身手敏捷,勉強剎停自己的步伐。我正回過神來想對小虎發作的時候,他已經轉過頭來對我說:"等等,有東西給你。"一句說話就很巧妙的用我的好奇心澆熄了自己的怒火。

只見他從他十年不開一次的行囊中拿了兩件衣服出來,不,認真點看,是一件皮甲和一件鋼甲。我一直都不知道他那個袋子裡面竟然放了這種東西。為什麼?都說了他十年不打開一次啊....

他把皮甲遞給了我,"我大哥說,穿件戰甲對找個好團友很有幫助。"我點頭認同,你也想想,要是你在找隊友,看見一個像我們只是穿著普通出街衣服的人,也會覺得這個人沒什麼實力吧。

小虎繼續說,"我大哥本來只給了我一件鎖子甲,但是我知道你要和我一起當傭兵,就向大哥求了你手上那件皮甲回來。怎樣,我這朋友兼團友沒話說吧?"

我小聲嘀咕了一聲,"要是能拿多件鎖子甲就好了..."

小虎白了我一眼,"你以為這些裝備不用錢的啊?我大哥都是用爛才買新的,有留下來你就該偷笑了。"

我唯唯諾諾的應道,"說得極是,說得極是...",接著我們也不多廢話,把裝甲換上。我沒看到自己的樣子是怎樣,但看著小虎穿上了合身的鎖子甲,線條剪裁襯托著渾身結實的肌肉,帥呆了。要我是在選隊友,我也不會介意讓一個看上去這麼專業的戰士當我的隊友的。只是我呢?我自問沒小虎這一身的肌肉,但,反正我也是跟小虎一隊的不是嗎?哈哈,反正找隊友是不用愁的了!因為小虎太帥了!

於是我流著口水,看著小虎雄壯的身影,帶著一切美好的幻想一起往集合處找隊友去。有一堆好隊友,過關斬將,登上競技場的巔峰,找個漂亮的妹子在一起....

可惜,到了集合處時,說明了這一切只是我的幻想。這是一個以籬笆圍起來的空間,裡面放著幾張椅子,然而,這些椅子卻是空的:這個集合處竟然空無一人!

空無一人是什麼概念?你可以回想一下,城門前的擁擠,廣場裡的熱鬧,還有這個我們最想找人的地方的冷清,就可以明白這個反差有多大,大得我不能置信,我拉了拉小虎,"這是怎麼回事?"

小虎呆呆的看著眼前零星星的空凳,"我哪他媽的知道。"

===

一陣涼風冷颼颼的吹過,我和小虎坐在集合處的椅子上,望天打掛,不過望的是傭兵公會內灰濛濛的天花板。

我們已經等了兩個小時了。兩個小時。

從開始到現在, 來到這個集合處的只有我們兩個, 完全沒有其他新兵來過。

我們一早就懷疑過自己到底有沒有去錯地方, 跑回去交表那櫃台問過, 那看報的大嬸應了聲是, 我們那時還不放心, 又再問清楚一點, 結果是被怒罵了一頓, 著我們不要再來煩她。於是我們只好死死氣的走回來望天打掛。

正在我和小虎一齊在罵爹罵媽的時候, 一道身影走了過來, 我和小虎都熾熱地興奮了起來, 卻看著那道身影, 我怎麼感覺有點熟悉的感覺?

"二姐!"

那種熟悉的感覺, 在小虎的大叫中覓到了答案,

本來以為有可能成為未來隊友出現的興奮心情頓時冷卻了下來, 但回頭一想, 總算有熟人了啊!

小虎的二姐在這城打滾了這麼久, 有她幫我們以後的事情基本是不用愁了,

也可以順道問問這空無一人的鬼地方是怎麼一回事?

"呵呵, 你們果然是在這裡呢。"小虎的二姐, 王異, 走到我們身旁, 把身上鋪滿風塵的披風褪了下來, 露出了瘦削的身裁, 卻也不失正值二十豆蔻年華的少女氣息。

淺藍色的衣袍看上去十分柔和, 也有種聖潔之力微微在蕩漾, 卻隱隱飄散著一股血腥之氣, 告訴著別人這個少女並不是看上去的那麼的軟弱聖潔。

青春逼人的瓜子臉上隱藏了一路經歷過的風霜, 此刻噙著一抹溫情的笑容, 伸出手摸了摸小虎的頭, "你這小孩子也到了當傭兵的時刻啊, 一路上辛苦了。"

"嗯, 姐, 不辛苦。"小虎對著他二姐也露出猶如小孩子般的興奮,

卻也有點腼腆的拿開了王異在他頭上的手。

"這是小生吧, 也是長得這麼大了啊。"

王異收起了被小虎移開的手, 對我嫣然一笑。

說起來, 我好像在兩三年前去小虎家玩的時候看過她, 也許是我感到她的身影熟悉的原因... 這麼說來, 我也算是看過美女的吧?

"是的, 這次跟小虎一起來城裡當傭兵, 還望異姐多關照關照。"我可不敢得罪這城裡的小靠山, 當下也禮貌的問道。

"那是一定, 一路上多謝你給小虎多加照顧了。"這話她可是說反了的啊,

我馬上回道"哪裡哪裡, 是小虎照顧我才真。"

小虎嘴角得意的向上揚了揚, 明顯對我的答案甚感滿意, 卻是故作瀟灑的話鋒一轉

"姐, 別說這些客套話了, 這冷冷清清的召集處是怎麼回事? 這樣我和小生可找不到隊友的啊?"

王異姐也是認真的低頭沉思了一會兒,

"這段時間我也不在城裡, 發生了什麼事也不太清楚, 不過的確是有一點古怪,

這事我的團友們也在打聽, 有了結論才告訴你們吧。

"這個時間天也快黑了, 我還是先幫你們找個落腳處吧, 你們下午都等不到人, 晚上倒是更不用盼了, 今天就先到這裡吧。"

王異說完抬頭看見我和小虎不約而同的點頭同意, 也是歡快的一笑, 取起披風, "我們走吧。"

我和小虎自然也就唯唯諾諾的跟了上去。

===

原來不經不覺我和小虎在傭兵公會待了整個下午，出得公會那龐之又大的建築時，發現天空已經變成了一片深紫，距離全黑已是不遠了。

異姐帶著我們走過了幾道巷弄，穿穿插插繞來繞去，加上昏暗的天色把我和小虎轉得暈乎乎，可到頭來還是去到了異姐下塌的地方的附近，不得不說這城裡的路當真有如迷宮啊。

"黃媽，是我王異啊，我弟弟和他朋友來了。"異姐向著一幢兩層高的房子一邊敲門一邊喊道。片刻，一個中年女子便出來應門，只見她一身素衣，身型擁腫，髮上捲著五顏六色的髮卷，嘴角還叼著一支煙，對，就是這樣：



"黃媽，這就是我之前跟你說過的那兩小孩，勞煩您多多關照了。"

王異微笑著道，身上流露的淡雅聖潔讓人沒法抗拒，她還偷偷跟我和小虎打了個眼色，我們心領神會，馬上躬身恭敬的道"黃媽您好。"

"禮貌不錯，這星期房租免了，跟我來吧。"黃媽板起面色道，令人感覺她對我們並沒有什麼好感，但也是完全的打開了門，傍著門框。

王異微笑點頭，"那我就先走了，黃媽人很好的，要聽她的話哦。明早我再來找你們，希望能有些好消息吧，有什麼事來我的房子找我，今晚我都在那邊的。這就歇息去吧。"

我和小虎謝別異姐，便隨黃媽進了房子，轉了兩個彎，黃媽就指著一個挺小的包廂，"喏，這就是你們的房間嘍。"

"謝謝黃媽。"我們便是閃身進了包廂。

這包廂，是挺小的。右邊放著一張雙層床，床下床後都有些位置放東西，床頭也有塊小板方便吃東西，然後一條走廊，就是這麼多了。

"也別嫌棄了，就我們的地位，這免費的床位倒也是不錯了。"小虎把行囊塞進床底時道。其實我也沒嫌棄過，這間房子還不錯的，我想，給我們高床軟枕也沒用吧。

"那你睡上面還是下面?"我自然知道這些小細節給誰決定比較好。

小虎沉吟了一會兒，"還是我睡上面吧。"

我愣住了，"下面比較方便吧?"

小虎白了我一眼，"我可不想睡著睡著有口水流下來滴在我面上。我們收拾好梳洗好就休息一下吧，今天這場敗仗真屈憋。"

我尷尬的搔了搔頭，看來我的睡姿啊...

不過在找隊友這事兒上... 這敗仗吃得真屈憋。

===

城外。

天空滿星，風吹蟲鳴。隱約中看見有兩道身影正騎著馬往城的方向飛奔。

"姐，看看天都黑啦，不是你出門磨蹭了這麼久，我們早就到城了呀！要是他們找齊了隊友，我們可不好辦呀。"

"嘖，我又沒說要跟他們組隊。"一個清朗的女性嗓音回道。

"現在城裡什麼情況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說，他們中有一位可是很帥的呀..."

"巫術，你給我閉嘴!"少女嗔怒，害得小術馬上就噤聲專心向城飛奔，但她心中卻又有一絲好奇巫術口中的"他"到底是什麼樣子。

少女此刻在顛簸的馬背上看著城內的萬家燈火，彷彿一個極大的黑洞，誘惑著盼著它的生命被吞噬。

XII - 暗湧

又是一個雞鳴的早上。

由於昨晚早早入眠的關係, 今天一早我就醒了, 小虎還是不例外的比我早起, "啊, 今天你還算起得早。一起去梳洗吧, 一會我們還是先去找二姐弄清這城裡是怎麼回事。"

"還是不夠你早啊... 這城裡到底是怎麼回事呢?"我說完就伸個懶腰, 哪知道頭頂到床頂, 坐在上層的小虎馬上覺得被頂了一下。

"哈哈, 痛嗎? 醒了嗎? 拿東西去梳洗吧!"小虎笑得又躺了下來。

我摸著腫起了一大塊的頭, 心想著這小虎真他娘的不是兄弟。也就跟著小虎去梳洗了。這裡的洗手間是共用的, 不過聽說每天都有個大媽租客會清潔, 所以倒也算的上挺是衛生。

我和小虎帶著梳洗工具便走了出去, 剎是看見各個租客這個時候都起了床, 各自圍在了梳洗間外面聊天。黃媽看見我們走了過來就對我們招招手, 冷淡的對我們說 "來, 跟你介紹介紹這裡的租客。"

我和小虎對望了一眼, 也就很禮貌的謝過黃媽, 一一的對各個租客打招呼。這幢公寓的住客可真夠廣而雜的。是的, 這基本上以設備來說, 是一幢很基層的公寓, 但這裡卻不缺一些我們看來很富有的人, 比如說, 單車店的老板, 陳伯。一家單車店的老板, 你可以想像得到, 這絕對不是一個缺錢的職業。

我們去單車店的時候看到的景況可以說是門若庭市, 我們租單車時所經歷的是流水式作業, 付錢, 拿車, 檢驗, 然後到還車退按金的都不是同一個人, 可見這家店要處理的人流起碼是達到了一定的數量才需要這種形式的操作。這種熱鬧也是有它存在的客觀因素。實際上來說, 這家單車店承運了從城裡到雪山的熱門通道, 也連接了城市和一個規模頗巨的中轉村落, 正正因為經過這條路線的遊客多於居民, 單車租賃的需求就十分的大了。再說, 那條路上十分平坦, 踩單車的確是個好選擇, 就不見得有多少戶人能養得起或者租一匹馬。畢竟這世界的土地可是頗為短缺的, 馬的價錢可不便宜啊。

"陳伯, 你都是一家單車店的老板了, 無論是在城裡要幢房子還是在村子要幢豪宅應該都很輕鬆吧?"在我胡思亂想的時候, 小虎已經有一沒一的和陳伯聊了開來。

"年青人, 我這種老人家很簡單的, 小時就是住在這裡, 就住下來唄。我這店也是從老爸那裡接手的, 他那時住在這裡也是沒有意見啊, 呵呵。"陳伯說自己是老人家, 看上去其實也不過就四十歲左右而已。多半是他那老人家般式的呵呵笑容, 才令大家稱他為陳伯。

"沒想過搬出去嗎?"

"也不是沒有想過, 可也不是這麼容易。搬出去城是不用想的了, 整盤家業是在城裡為樞紐, 想走都不行啊。在城裡找一幢房子吧, 也不是這麼容易, 住慣了就住吧。"

"城裡房價很高嗎?"

"倒也不是, 可是要找個安全點舒適點的地方可也不容易。你們是傭兵, 你們也知道, 那些傭兵們脾氣怎麼樣, 階級怎麼的深嚴, 他們最喜歡壓榨我們這些小市民的了。從商是好賺, 但也是太沒地位了, 要是租了房子那些大老爺們一個不高興來找碴, 我們是有怨無路訴啊。"

"啊? 城裡不是有士兵駐守的嗎?"

"那些條子啊, 哪管得這麼多, 畢竟這世界還是拳頭說話的啊。"

"小朋友你們剛出來還不知道, 真正在管這個城鎮的不是那些條子, 他們就最多管管我們這種商家而已。"

"火鎗威力雖然不錯, 但比起大部分的傭兵技能就差得遠了。傭兵的事只能傭兵管, 這也是傭兵工會和第一傭兵團存在的意義。"

"不過不是傭兵內部的事他們就懶得理。"

"唉, 想當年我親妹被那人渣強姦了也就是被傭兵罰那麼一點錢, 令她終生鬱鬱不得志, 三十多歲就身患重疾而亡, 我勸你們啊, 還是不要到處招事惹事, 吃虧的還是自己啊。現在我是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草繩。"

我想起了我在廣場差點被大隻佬打的經歷, 那個叫至尊寶的龍騎士, 好像就是第一傭兵團的人吧? 當時貌似也是托了點身在傭兵廣場的福, 至尊寶才會照顧一下我這種小角色。

那些其他人聽到陳伯的分享, 也就逼不及待用他們自身慘痛的經歷提醒我們這些剛入草原的小羔羊。城裡看上去很繁華, 他們卻提醒了我, 繁華背後有很多暗湧, 盼著有人不慎觸礁然後被捲走。陳伯的妹妹是其中一個擱淺的迷航, 卻難保我和小虎即將也是其中之一。

於是, 我和小虎就去找那個看上去挺可靠的港灣了。

= = =

王異帶了我們去和她的傭兵團友一起吃早餐, 順便交流一下最近城裡的情報, 老實說, 面對這麼多兇神惡剎的陌生人, 我還是有點小緊張。

我很難明白, 為什麼像王異這樣一個看上去這麼單薄的女子, 竟能在這種環境之下生存下來。她的命運曾和陳伯的妹妹重疊過嗎?

王異向她那些血腥氣很重的團友介紹一下我和小虎: "這是我的弟弟和他的朋友, 才申請當的傭兵但還沒找到隊友, 都是戰士, 你們這些大師兄好好幫一下他們吧。"

我和小虎在王異潔美的笑容中躬身行禮, 禮多人不怪, 更何況我們這刻還要靠他們搞清楚這城裡是怎麼一回事呢。

那位最健碩的戰士師兄好像對我們的禮貌頗為受落, 率先發聲, "來, 先坐下吧。怎麼還沒有隊友呢, 是想找個好法師嗎?"

王異和小虎交換一下眼神, 示意小虎解說一下情況, "不是的, 雖然我們的確有找一個好法師的打算, 但是我們卻是連一個隊友都找不到。昨天在通過了戰士的考核後, 我們在集合區坐了兩個小時還是一個人都沒有。我們也搞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

王異此時開口引導, "這事可不多見啊, 與我們這次任務失敗可能有關係嗎?"

飯桌對面的精瘦戰士 - 配上血腥氣息簡直有如骷髏一般的人 - 看了王異一眼，接著道，"可能性不是沒有，我打聽了朋友的消息，最近不知為何大部份精靈都消聲匿跡，這事在城內早已被傳遍了。可能正是如此，那些想當傭兵的新兵都選擇先觀望一下吧。

"今天傭兵公會就會開最高會議討論，希望很快就會有個令人信服的結果吧，尤其關於我們最近出征的酬金方面。"

那個健碩的戰士就打個呵欠，"哎，如果我們早點知道這個消息，也就不需要為了找妖怪進了山林一個星期了。"

王異此時又笑了笑"也不全然是沒有收獲啊，那個山谷可能是一個很大的契機呢，善用這個情報可能可以賺不少。"

那個骷髏眯起雙眼看了一眼王異，充滿猜忌與懷疑，王異只是笑了笑收口，並沒有理會他。

似有深意的對話。是說給他們聽的嗎？還是王異是說給我和小虎聽的嗎？為什麼要在這個場合說呢？我看了看小虎一眼，他低頭沉思，好像充耳不聞。

= = =

在日上三竿之際，一對姊弟終於相繼起床。意外還是意料之內，就是我和小虎第一天住的那間有點貴的旅館。

少年伸了一個懶腰，感受著照臨到身上的和熙陽光，"這床真不好睡，比起家中的高床軟枕差得多了，怪的都是你，要不是昨晚這麼夜才來到，我們也不用找這間這麼小的旅館下榻了。"

少女起床不久懶散的素顏散發著青春純樸的氣息，然而口中的說話卻沒外表看上去那麼清純，"去你媽的，要不是你硬拉我出來，我們昨晚就在家裡高床軟枕了。不說還好，現在真覺得昨晚睡得太差了，也不知道這些被褥乾淨不乾淨。"

說著說著她又厭惡的看了看昨夜纏綿繾綣的白布，但也為自己的煩躁不安而騷動。她無法壓抑這份不安。也許跟弟弟出來的決定是真的錯誤的。

= = =

昨夜闌人靜，星轉人移，她和巫術總算來到了城牆之外。正要找入城證之際，卻聽到夜空之上傳來一股聲音，"現在這城可不是你這種處女該來的地方啊。"

世界靜默得彷彿看得見星軌，燦爛背後幾似有黑洞在閃爍獨有的黑光。空氣中的張力似在喘息，似在期盼，似在尋求附身的歸屬。遠古遺留下來亙古不變的契約，正一條一條地刻寫在後人的骨，後人的髓。

少女抬頭一看，一名老人正佇立在城牆上俯視他們，胸前有著最瘋狂契約的血印。

少女摘下衛衣的頂帽，"誰又能決定我該不該來呢？"

老人嘴角微微上揚，面上詭異的皺紋卻令人無法判別是笑是哭。

"你感覺不到身旁的獸息隨著月圓而高漲嗎？"

老人轉身踱步走向城牆的另外一端。
獸？是什麼野獸有這麼強大的氣息？

少女懷著滿腔的疑問，拉著她的弟弟走進了城牆。
卻見老人胸前的血印散發著淡淡的紅光，在皎白的月光下顯得格外淒慘。

XIII - 隊友

飯局之中不乏沉重的氣氛，但也僅限王異和那骷髏之間的對話。

其他戰士包括那個健碩的戰士，其實都挺熱血和健談的，都非常熱情的分享他們當了戰士這些年來的見聞。

令我意外的是，我還是沒打聽到那個戰士的考核到底考的是什麼，他們全都是直接得到戰士的資格的。

不過，也實在有很多寶貴的經歷，雖然他們說得太快也太含糊，在腦中海馬溝記下來的一點點也令我和小虎獲益良多。

吃過早飯，我們禮貌的和王異的團友別過，王異就帶著我們去傭兵公會再碰碰運氣。

小虎從飯局開始就一直蹙著眉毛，甚是擔心，"姐，如果一會還是沒找到隊友那該怎麼辦啊。"

很難得的看見了王異撇一撇嘴，"要不能怎麼樣呢，你們最好先去找份工作，你們又沒名譽什麼的事。"

是的，我們只是剛來到城裡的小子，的確不介意名譽這回事。

剛剛聽到王異的團友說，他們要是這一陣子沒怪打沒錢賺，他們生活就會很艱難了。

當然他們可以去找些兼職當當，但是他們好歹是競技場前四十名的隊伍，比起一時的物質地位，他們更看重和其他傭兵的關係地位。

傭兵只可以為權貴效力，權貴會看不起任誰都可以使喚的傭兵，就是這樣扭曲的哲學，令他們寧願犧牲一下物質生活，也要保持自己的社會地位。

不過我們沒什麼物質生活好犧牲，也沒什麼名譽好維護的。我們不怕去找工作，只是想不到躊躇滿志的青春會在這裡消耗。

===

去到了傭兵公會，這次由王異出馬打聽到說剛剛有兩個法師的申請，正在考核。

我和小虎自是欣喜若狂，同時當然希望能和這兩個法師組成傭兵團。

兩個法師啊！這可是兩個法師啊！

本身法師就是一個珍貴的職業，有一個就已經很不錯了，便何況兩個呢！

擁有兩個法師的攻擊力的傭兵團，實在是畫面太美不敢直視！

王異也明白這件事實在是天大的便宜，便陪著我們去集合區等人了。

卻沒想到，更多的便宜還在後頭。

甫一坐下，背後就有一個稚嫩的聲音響了起來，"王異姐～～！"，把我從兩個法師的美好幻想嘈醒了起來。

"誒，小寶，你怎麼在這裡了？現在應該是教堂的教學時間啊。"王異一臉訝異的問。

"沒呀，神父叫我，叫我把信交給成龍大主教，因為我學習很好，現在的課程太簡單了！"小寶咧嘴歡笑，口齒不清地說話。

"你是說神父叫你遞信給那色狼，然後看到我就來找我了？"王異耐心的和小寶談話。

"對呀，大色狼！"小寶被王異逗得很高興，都笑得嘴不合攏了。

王異轉過頭來跟我們說，"這是在教堂認識的小弟弟，叫溫家寶，不知道為什麼特粘我。他智力有一點問題，但算是我看過排得上號的聖療術天才了，大概是天賦的互補吧。"

我其實也覺得小寶很可愛，就對小虎說，"喂，你不是說最好有一個牧師嗎？現在這個還行吧！"

小虎撇一撇嘴，"又不知道他實力怎麼樣，也不知道夠不夠年齡呢。"

王異聽到了就說了，"實力我是保證他夠你們用的了，還不知道他肯不肯跟你們這兩惡剎呢。小寶，你今年幾歲了？"

小寶側頭想了一想，"大概是十一歲半吧，還差五個月到十二歲可以和姐姐一樣當傭兵呢！還有哥哥們很帥，不算惡剎！"

"小寶乖。"王異摸了摸小寶的頭，"喏，小孩子都比你們會說話。陪你們接任務是暫時不行的了，但要療傷的話倒可以找他幫你們，當作是給他的練習好了。"

我和小虎對視一下，總比沒有的好吧，只能在打怪時小心一點，回來找他療傷也行。

王異在那一邊和小寶介紹我和小虎，我們也童心未泯和小寶在打鬧，的確是個很可愛的小子呢。讓人不由自主的感嘆，他的智力竟然有缺憾。

= = =

玩了一陣子，我們的熟人也來了。

"小術！原來那兩個法師其中一個是你！怎麼過來了！"

我正和小寶玩得性起，那股熱情就上來了，大叫過後又上去抱著了巫術，搞得他都有點尷尬。

小術掙出了我的懷抱，"爸本來就要我們來城裡見識一下，姐姐一直推搪不去，這次爸爸覺得你們人品很不錯，就把我和姐姐攆了出來，說要和你們一起去見識。雖然城裡現在很亂，但爸爸還是直接把我們趕出來了，好過份，嗚嗚..."

原來做好事真的會有收獲的啊！這樣就白賺兩個法師入隊，簡直是太便宜的買賣了。

"巫術！別太過份了，明明一直嚷著不肯出城的是你吧！幹嘛說到我身上啊！"一旁的少女馬上就發聲了。

"對呀對呀！要不是有人一聽到有帥哥就拉我出來，我現在還應該在家中高床軟枕呢！不知道是誰呢！"小術馬上趾高氣揚地回擊。

帥哥嘛，肯定不是說我的，於是 I 看了看小虎，卻看見他呆呆的看著巫術的姐姐在面紅。在面紅！

王異強忍著笑顏，走上去扭了扭小虎的耳朵，"小子別給我看到美女就發呆，她可是你將來的隊友呢。"

小虎驚醒過來，面卻是更紅，紅得都要像熟透的蘋果了，"你...你好，我叫王小虎。"小虎艱難的伸出了手。

少女也靦腆的笑了笑，也伸出了手，"小虎你好，我叫巫詩。"

我敢擔保手上那滑嫩柔軟的觸感，小虎這一輩子都忘不了。

= = =

和小寶交換了一下地址，他就回到教堂繼續上課去了。
王異也說陪了我們半天，也要回到自己傭兵團處理事務，就此別過。

於是我，小虎，巫術和巫詩都一起去登記組隊了 - - 其實簡單不過，掛個名字，把成員名字，號碼等東西填到本子上就可以了。
。唯一要用到的錢，也就由巫家姊弟闊綽的包辦了。

路上我和小術都很有默契的讓巫詩和小虎走在一起，兩個人反而就不敢說話了。
不過對於我和小術來說，看他們害羞的樣子比什麼都有趣，多少有一些報復的心態吧，看你這傢伙一路上這麼拽！
小術也是和我一個心思，一向以捉弄他姐姐為樂的他，少個欺負他的人當然很興奮。

本來我們接著是應該一起去找任務的，剛辦完手續回來的巫詩卻終於發話了，
"現在城裡很混亂，我能感覺到有很強烈的魔法氣息在附近的城郊流動，有人告訴我那是獸息，我也不清楚是怎麼回事。但是我聽說今天黃昏時傭兵公會會公布一些事情，我想我們還是先等等那時的消息才決定吧。"

我和小虎在今早的飯局過後，也基本認同這個說法，城裡畢竟還是有很多暗湧在流動，接任務這種危險的事還是小心為上。
小術則聳了聳肩，"反正我對魔力的觸覺沒你那麼強，你怎說就怎是吧。那我們現在做什麼好呢？"

小虎也開了他的金口，"你們今晚的落腳點還沒安排好吧？要不到我和小生那邊看看怎麼樣？"

巫詩當仁不讓卻又嬌滴滴的說，"當然好了，就麻煩小虎帶路了。"說完了又帶點面紅的低下頭去了。

小術朝我無奈一笑，也就一起起行了。

= = =

我倒是對魔法這回事有點興趣，就一邊走著一邊問小術，"你剛剛說你什麼觸覺沒巫詩那麼強，是什麼意思呢？"

小虎就爭著回答炫耀他的見識，"小生，是這樣的。魔力有兩種，一種是源於自身，用精神凝念而成，好處是速度快，控制性也比較強，但威力就沒有那樣大；
"另一種就是流散於大自然之中，隨著對大自然的魔力感知愈來愈強，一些魔法師就可以用小量的魔

力破開大自然中魔力的平衡，從而利用這股力量。

"通常魔法師會是專精一種，前者會趨向攻擊力強大的術士發展，後者則會趨向召喚師的能力發展。我猜小術是向術士的方向發展，而小詩就是另一邊了？"

我馬上吹了一個口哨，"喲，都叫小詩這麼親密了！"小口倆馬上面上一紅。

小術馬上編織了一片冰網攔在我們面前，"對的，我是專司自身精神的魔力發展，我的法術也是很華麗的呢。"

巫詩卻是冷哼一聲，手心冒出火焰把那個冰網溶掉，馬上用另一隻手編織了一塊類似電網。"你會的，我全部也會！"

我側一側頭想了想，巫詩比巫術的強大應該是年齡修為的差別吧，但我也有疑問，"巫詩你這樣兩邊兼修，應該對將來的發展不太好吧。"

要知道，學有專精，通常貪多務得的，結果會是兩邊不到岸。

巫詩卻轉為如沐春風的一笑，"我自有辦法。"這一笑是對小虎有無比的殺傷力，他又羞羞紅著面低頭去了。這畫面太美不忍直視...

"對了，那你說的那個獸息是怎麼回事，是誰告訴你的？"我想起來又問道，順道轉轉話鋒。

小虎這時卻依舊紅著他的面打斷了我們的對話，"你們有事沒事幹嘛在街上現鬥法啊！現在我們成了全街人的焦點了，我們還是先走吧！"

我們環顧一看，的確發現街上的大媽大嬸，小販走卒都在背著我們竊竊私語，我們情難自禁地感覺到尷尬的不安。我登時明白到，小虎的面紅或許還有其他原因。

我們三個馬上就垂下頭，感到萬分歉意地往王媽的公寓走去了。

= = =

本來充滿喜樂的一個清早，卻忽爾添上了一絲陰霾。
你不去找暗湧，不代表它不會來找你。

"余仁生，如果你真的想知道的話，今晚三更到城樓上去吧。"

忽然有一股這樣的聲音響起。平和，卻又飄渺的聲音。指的，當然就是城外的獸息。

我停下來環視了一下四周，卻不知道是誰跟我說的這句說話。

我只好嘆了一口氣，然後追上其餘三人的步伐。

XIV - 聖殿

誰人都知道聖殿是繞著一棵樹而建的。這是一棵巨樹，莖粗而多枝，零落的樹葉交織成龐大的樹冠，把整座聖殿都籠罩在樹蔭之下。

聖殿雖然也是十分龐大，但也只能勉強在競技場和傭兵公會的輝映下不致太小而已。有很多城中市民都認為，傭兵公會是這座城市的核心，無論地理上還是政治上。當然，這和事實有細微的差距。

傭兵公會的確稱得上城中政治的核心，市政府主要的執法與司法機關都是在此處，兼任警察署長以及衛生局長的市長的辦公室和立法會都在此處，實際上也就是一個房間和一間大一點的會議室。

雖然小，但管管平民百姓還是夠用的 - 真正擁有權力的人，市政府可管不來。

他們都是傭兵公會管的。

不過，城裡知道這種事實的人都不多。

他們的生活，志在置業結婚生娃娃，對於金錢和權力，他們沒有太大追求。

因為有財又有權的人，一定是傭兵，而傭兵，是平民百姓惹不起的大老爺。

城裡的生活很安逸，和魔獸的大戰役已經數百年沒有出現過了，

反而不如城外的人隔三差五打魔獸一樣般嚮往傭兵的生活。

儘管他們賦稅很重，福利也很不怎麼樣，但當你在傭兵的拳頭面前而不能還擊，

你只好珍惜你僅有的東西了，而他們的生活，的確已經比很多人要好了。

至少他們能有安穩，不用出城去冒失去生命的危險。

傭兵公會又是誰管的？

有這麼一個人物，見過他的人或多或少會感覺到不安，但市民都知道，傭兵公會是他管的。

這個人的職位，叫作大祭司。

祭司？沒錯，祭司。傭兵公會沒有會長，只有祭司，

因為傭兵公會的權力核心都被集中在榮譽聖殿之中。

聖殿中的人，自然就是祭司。

榮譽聖殿看上去雖是一體，有如大殿，但內裡結構卻不是那樣的。

真正的殿堂只佔整個建築很小，很小的一部份，僅是圍繞大樹的核心的一部份。

其餘的，是充滿零零碎碎的房間，包括大祭司的寢室，和一個比傭兵公會那個更大的會議室。

然而，這個會議室中的人，卻比那個會議室少得多了。

而現在，可能是最多人，和獸，的時刻。因為，大祭司決定在今天召開最高會議。

至尊牽著一個十分可愛的小女孩走了進來。

他甫一走過，門口的兩尊石像竟然動了起來 - - 不，本來就不是石像，石像不會有這麼的聖氣逼人。

他們，都身騎白馬。他們的打扮，對余仁生肯定十分熟悉 - - 他們都是聖殿騎士。

"無論什麼時候，我都覺得你們倆真不可思議。一個不慎都會把你們當成石像。"至尊寶發聲調侃。

"本來來到這裡的，都是不可思議的人。"左邊的聖殿騎士先行發話。

"我們手上的鮮血，懺悔也只能勉強洗滌。"右邊的聖殿騎士馬上附和。

"即使你們知道「神」是如此不堪一擊?"至尊寶牽著的小女孩語帶輕蔑的說，加添了幾分緊張。

誰都知道，聖殿騎士的信仰最不可污衊。即便所說的是實話，聖殿騎士亦有責任反駁。可是現在，兩個第一傭兵團的聖殿騎士都不敢發聲。只因為說這番話的，是那個小女孩。

此時一名閒坐一角的貴婦人卻出聲了，"要是神真的是這麼不堪一擊，你也不用化身成這個模樣才敢進來聖殿了。"

小女孩望了過去，看見還是那個老對手。她只撇一撇嘴，懶得爭吵，"祂就是個變童癖。"

至尊寶見狀苦笑對貴婦人說，"也只有你敢和這傢伙鬥嘴了。"

"當然了，我連托爾也可以使喚，自然不會懼怕龍威。"貴婦人回道。

是的，這個嬌滴滴的小女孩就是龍。
至尊寶所騎的龍，俯視眾生的那一條龍。
然而，一早已知道這個事實的眾人已不為此感到驚訝。

"你現在連托爾都能召喚了? 修為大進啊，恭喜恭喜。"至尊寶狀甚驚訝，"說起來，永信又去瀑布禪定了?"

"小事一樁。他一向不管俗務。"貴婦人微微一笑，回道。

"要是能跟他一樣，倒也樂得清閒。"至尊寶一邊說著，一邊走到屬於他的位置上坐下。

"抱歉勞煩到諸位了。"這時，一位坐在會議室正中央的人終於說話了。

"哪裡，這些事我們還是不管不行的。"那名貴婦人也回應了那名身處正中央的人。或者說，他們的傀儡。

"大祭司，可以跟我們說說這件事的情況嗎?"小女孩一躍坐上至尊寶的大腿，對身處正中央的人 - - 大祭司 - - 說。

"大家對獸息的了解肯定比我更清楚。現在整個城市周圍的野獸都畏懼那股氣息，傭兵團出征都無功而還 - - 事實上現在也沒必要出征了，因為野獸都已銷聲匿跡。"
大祭司托了托架在他皺皮的臉上的眼鏡，
"而這種現象，我想你們也記得有過一次。"

"沒錯，當時他出現就是這樣子的。"小女孩笑嘻嘻的說。

"那是把你的龍威也算上了才能有這種效果。"貴婦人說道，"可這次會是兩條龍麼?"

"不怎麼可能。氣息都來自於同一個方向，兩條龍是不可能走得這麼近的。"右方的聖殿騎士發話了。

"這次這條龍，強大得難以理喻。"左方的聖殿騎士補充。

"雅典娜, 你能和對方溝通嗎?"大祭司問道。

貴婦人就叫雅典娜, 但她知道這問題並不是向她發問的。因為這裡還有另一位雅典娜。這也是她們是"老對手"的原因之一。

"我已經和她傳過信了, 她是條很有同情心的龍, 因此我們可以不用像我和他那時般處理, 只要給她一個好的承諾就可以了。"小女孩答道。

"這也是件好事。承諾我們當然沒問題了, 只怕我們給的籌碼不夠。"大祭司應道。

"只少也是個誠意呀。她再要我們可以再加, 不過她不會喜歡這樣為禍眾生的。"雅典娜再道。

"但願如此。"大祭司卻很記得眼前這個小女孩, 當時是怎麼做到"為禍眾生"這四個字。

= = =

我和小虎和巫家姊弟一同走回到了公寓。

看到那不怎麼豪華的門口, 小術的眉頭已經皺了起來, 看到我們那小到不行的房間, 他的眉頭自是皺得更深了。

"仁生和小虎, 你們就能習慣住在這種地方嗎? 也太小了吧, 還要跟人共用廁所! 那得有多髒啊。"小術衝口而出。還好我們已經進了房間, 要被打掃廁所的大媽聽到就要糟糕了。

"沒法子啊, 我們窮。哪像你們不用做都有這麼多錢花啊。"

小虎已經一把坐在床上, 道。其實小虎已經挺富有的了, 只不過我們都吃慣了苦, 不想浪費太多的錢。

巫詩此時卻也一下子坐在床上, "小術, 我們的錢可不多呢。我想我們還是在這裡先住下來吧。就是不知道還有沒有位置呢。"

小虎大喜過望, "我幫你問問黃媽吧, 她人很好的, 說不定能給一間四人房給我們呢。"然後他就奔了出門。我和小術只好望門輕嘆。

我突然想起巫家姊弟的行裝是非一般的輕便, 就問了, "你們的行李在哪裡啊? 你們出門就帶這麼一點嗎?"

"都放在了旅館寄托啊。"巫詩倚著床的支架說。

"還有這種這麼方便的服務嗎?"我驚訝道。

以這城裡的秩序, 隨便拿著他人的事物可不是一件安全的事啊。萬一當中放了些什麼信物啊寶藏啊, 殺身之禍斷不是危言聳聽。

"啊, 我們就擱在那裡, 留個紙條說回來取時會付錢, 包也沒上鎖任他檢查, 他沒什麼理由不幫我們保管啊。"巫術就應道。

"唉, 那不怕包裡的東西被人偷嗎?"我的驚訝更甚。

"那就重新買過唄。"巫詩慵懶笑道。

我彷彿還能聽見 "我們的錢可不多呢" 巫詩不久之前的說話仍在我腦中迴響。

= = =

小虎很快就搞定了事情, 只不過黃媽所說的一個星期免租就泡湯了。
我們和巫家姊弟說明了情況, 他們毫不猶豫的包起了我們一個月的租金。
毫不猶豫...

於是我們四人搬了我和小虎的行李, 就和巫家姊弟去拿行李了。
一如所料, 行李都十分安好的在那座旅館之中。
我和小虎發現這就是第一晚住的那家旅館之後都嘖嘖稱奇,
我想大概是因為我們和巫家姊弟來的到的時候都是夜深吧。

巫家姊弟付了寄托行李的錢 - 很是不小的一筆錢之後, 接著我們就回旅館收拾行李了,
我看了看巫家姊弟包裡的內容, 發現都是些頗高級的生活用品。
我不由自主感嘆那句 "那就重新買過唄。" 說來可真容易。

弄著弄著, 也就接近下午三四時, 巫詩說要煮個下午茶給我們享受一下。
畢竟我們左忙右忙之時, 竟是連午飯都沒吃。
自然是只有年青人才負擔得起這種不規律的作息。

巫詩出去很快的買了些材料, 小術期間罕有的讚揚了姐姐的做飯手藝。鍋是公寓裡有的,
本來取柴生火也是件麻煩事, 但對巫詩這個可以掌握元素的魔法師來說, 這件事實在是太簡單了。
因此不出三刻鐘這頓飯就弄好了。我和小術滿懷期待的心也得到滿足。

只是... 味道可不怎麼樣啊。

巫詩看見我和小術吃下去之後失望的眼神, 無奈的笑道, "這餐因為材料買得太倉卒, 材料都不太好,
下次買些好的材料再讓你們嘗嘗吧。"

"不啊, 這次味道已經很好了。"只見小虎一個勁兒的吃, 還舉起手指公在比手勢讚揚巫詩的廚藝。

巫詩看到有人欣賞她的手藝自然極為高興, 露出了燦爛的笑容, "好啊, 下次我再煮給你吃。"

宛如甜蜜期的兩夫妻。

XV - 龍息

雖然說巫詩的手藝不算太好,但也的確不差,起碼是能吃的層次,當然對小虎來說就不只是能吃的層次而已。
在小虎的鼓勵下,我和小術也不忍拂了巫詩的好意,張大嘴巴風卷殘雲地把飯菜吃完了。

之後小虎主動地把洗碗的責任攬在身上,巫詩要求一起洗,又令小虎含羞答答了一番。我和小術就由著他們去了。

我們回到了房間之後,小術說他想報個信讓父母知道他們到城和一切順利,刷刷地把信寫了。我們一起外出去把信寄了。
城裡是有郵寄服務的,至少和小術家在那種大村落可以互通消息,價錢還是挺貴的,但對巫家姊弟來說,錢不是個事兒。

我們甫一回到黃媽的宿舍,就看到了小虎和巫詩站在外面,等著我們。

"還好來得及,你們剛去哪裡了?"小虎和巫詩走上來問我們。

"沒什麼,就是去寄個信而已,有什麼趕著辦的嗎?"我看他們略顯焦急的樣子應道。

"也不是什麼急事,只不過自己去聽一聽比較好,我打聽到了一個消息,傭兵公會的負責人快要出來宣佈對最近城內混亂狀態的處理了。"小虎應道。

"嗯,那的確是親眼去看看比較好。你們都準備好了吧?那我們出發去傭兵廣場吧。"

===

傭兵廣場上的青瓷遍佈了滿滿的腳印,也充塞了目測不盡的人頭。
來到這裡的目的無他,都是為了來親耳知道有關城裡混亂情況的消息。
儘管傭兵大抵都不怎麼指望傭兵公會能把事情解決,也不指望他們就算有重要的消息會公開,但親耳聽到有關的消息,應該還是有點好處的吧。

我們一行四人找了個位置坐了下來,我覺著好像離那三幢建築物還是有點遠,便問巫詩,"在這邊能聽到消息?"

小虎搶著說,"可別質疑第一傭兵團的法師的能力,既然至尊昨天出現了,事情就很大可能已經要第一傭兵團出手的地步 - 也就是這件事的嚴重性,可能已經到了幾年一遇的情況。"

巫詩補充道,"用鏡像術不難把影像投映出去,用傳聲術也很容易讓幾十里外的人聽到一些聲音,不過要整個傭兵廣場的規模,能把兩個術一同使用覆蓋的法師也許不多,第一傭兵團中的雅典娜一定是其中之一。

"這件事的嚴重性我未到城裡的時候已經有聽聞,有很多傭兵團都無功而還,傭兵公會那邊忙得不可開交,我也猜過第一傭兵團會出動,如果至尊出現過的話,第一傭兵團出動大概就是事實了。"

"雅典娜? 智慧女神?", 我想起了小時讀過的神話, 中間有提到這名受人崇敬的女神。

"只是一個挪用了她的名字的凡人。不過她的能力已經不啻於一般的神, 可惜她沒有神軀, 不然就能實現凡人成神的傳說了。"巫詩續道。

凡人成神啊... 第一傭兵團果然都是一堆很恐怖, 很恐怖的人。

===

場的中央, 突然出現了非常龐大而模糊的影像, 逐漸變得清晰。
站在一個立體魔法陣之中的是至尊, 臉露微笑, 身後便是他的龍和一個中年貴婦。

"大家好, 相信大家都認識我, 第一龍騎士至尊寶。身後是我的龍和第一元素使, 雅典娜。"
他說話的時候隱隱看見魔法陣中魔光流動, 應該就是一個用以傳聲的魔法陣了。

貴婦般的雅典娜撇一撇嘴, 對至尊寶這樣把兩個人重名的事含糊過去感到輕蔑。

"相信大家來到這裡都是為了理解城中混亂的情況。傭兵廣場人潮如湧, 傭兵出征無功而還, 強姦打鬧事件開始頻繁不斷, 相信大家對這種情形都感到不安。我們傭兵公會經過一陣調查, 現在由我向大家公佈一些資料。

"魔法能力稍強的法師應該感覺到有一股魔法氣息城附近圍繞。我可以指出的是, 這一股魔法氣息和現在城內的情況有莫大的關係。"

我看到了身邊不少看似很高級的魔法師都點了點頭, 唯獨是巫詩和其他低級法師一樣, 面無表情。

至尊寶頓了一頓, "那股是一股龍息。"

整個廣場的人上馬上議論紛紛。龍。

龍是力量的象徵。是強大的標誌。

此刻大家都看得到的至尊, 就是因為得到了龍, 才能漸漸帶領著他的傭兵團登上第一位的寶座。
龍騎士給了人們對龍的美好遐想, 儘管沒人知道背後的秘辛, 但他們看到了風光, 看到了美好, 看到了龍騎士君臨天下的威力, 看得他們眼紅。

但同時龍亦很可怕, 尤其野生的龍。

有太多自然界地形奇觀是由它們創造出來的了。

只要龍想, 它可以在一瞬間毀掉自己所在的山谷。

就算是由人眷養的龍, 也讓競技場翻新了很多次, 沒人敢質疑在破壞力這方面有任何的生物比得上龍。

正因為它們的力量強大, 坊間一直有追求馴龍的人, 也不乏對馴龍有興趣的傭兵團, 更不乏為龍而死的傭兵團。

龍, 足夠讓人們去賭博, 賭上自己的生命。

對傭兵而言, 龍就是這麼吸引, 這麼的充滿爭議性。

等了一會兒, 廣場上的騷動漸漸平息, 至尊方才繼續說話。

"除了人類以外的所有地表生物無一不對龍敬而遠之," 至尊略有停頓, 似有故意地掃了一眼,

"這也解釋了最近很多傭兵團出動無功而返的原因。一旦感覺得到龍息, 大多魔物都會偃旗息鼓, 對普通市民大致上是好的, 只是苦了我們這些傭兵。

"傭兵公會正致力解決問題, 在回歸正常前, 將會進行以下措施:

1. 停止任何任務頒令, 大家可以不用在傭兵廣場呆等了;
2. 嚴格執行律法, 市政府已頒令支持第一傭兵團在城內的任何行為。"

如果第一個措施還是眾人意料和接受範圍之內,
第二條看似自相矛盾的措施卻令眾人嘩然。這是在指什麼?

這是指, 第一傭兵團接管了這個城市, 暗地裡的權力核心從大海之中浮現。

廣場上眾人好像被這個赤裸裸的事實震呆了。心裡面質問, 他們何德何能?

然而, 看過半年前的挑戰冠軍的傭兵團的慘敗, 大部份傭兵都很清楚, 他們很有底氣去接管這個城市。

在一片紛議之中, 至尊說了一句, "傭兵公會歡迎任何傭兵挑戰給我們製造麻煩的龍。祝大家好運。"

然後影像就消失了。小虎拉了拉我, 在擁擠的人群中走了出去。

===

回到我們的四人房之中, 我頹然的坐了下來。

"沒想到我們一開始就碰上了這種情況..."我搖頭嘆息。

我不肯定我究竟聽懂了多少剛才至尊的說話, 但至少我聽到的, 對我們好像沒什麼好消息。

大家都陷入了良久的沉默, 好像找不出一句安慰的說話。

小虎率先展現出其果敢和堅毅帶領發言,

"我們走傭兵這條路是沒什麼可能的了,

也許我們明天去找個工作先安頓下來吧。現在大家肚子都餓了吧? 小詩, 我們去煮晚飯吧。"

我對小虎有意無意的找巫詩一起煮飯露出無奈的苦笑, 看來也只能這樣了。

而我腦海中卻想起了午間那一句不知從誰之口中所出的說話。

今晚大概我應該早點睡覺吧。

三更, 我還有一個約會呢。

===

雖然她非常努力的準備了一頓很豐足的晚餐, 事實上也得到大家滿足的笑容, 但她這晚還是無法進睡。

王小虎的確是一個好人, 巫詩卻不知道他的同伴是什麼人。

也不是什麼真的很值得懷疑的事, 但看見小術的時候那麼熱情, 在街上又無故停下,
在至尊發言時望向我, 這晚又這麼早睡...

女孩子的心細, 身為一個天才法師的巫詩心更細。也許城內各種情況她還大概知道怎樣應對,

但她的直覺告訴她, 余仁生不是這麼簡單。

她在三更中聽到對面床的動靜, 馬上驚醒了。

但她不動聲色, 繼續裝作熟睡的樣子, 卻釋出魔力, 凝成水珠附在余仁生的身上。

順著地上的水跡, 她一步一步的跟著余仁生。

的確是很蹩腳的跟蹤方式, 也許我要學些這類法術了, 巫詩心想。

最終她在余仁生步後, 到達了城牆之下。

她仰天看著余仁生登上了城樓, 卻不意看到滿天的星辰。月還是那麼圓。

契約仍舊推動著空氣, 微風吹起了她的瀏海。

昨夜星辰昨夜風, 於是, 昨夜的人也出現了。

老人邁著詭異的笑容, "你會守時來到, 實在太好了。"

余仁生卻好像一無所知的問道, "今天叫我的人就是你?"

"不是, 不過沒差。"

"那你能跟我說說那是怎麼一回事嗎? 我知道那是龍息, 可為什麼龍會來到這裡附近而又釋出它的龍息?"

"小伙子, 你相信有命運嗎?"

余仁生呆了一呆, "也許吧。"

"那你知道繫在自己身上的命運嗎?"

"這就是我來到這裡的原因?"

老人胸前的血印散發著淡淡光華, "在回答你之前, 我先把你的伙伴送回家吧。"

巫詩聽到了, 明白這老人指的是什麼人, 馬上施加一個防禦結界, 然而, 礙於實力的差距, 那並沒有任何效果 -

巫詩第二早醒來的時候, 已經回到黃媽的宿舍之中。

XVI - 解局

晨曦依舊普照大地, 沒有受到龍息與混亂影響。由於我的床和窗非常接近, 我是給曬醒的。

溫暖帶给了我真實感。也許得添置一塊窗簾什麼的, 不然每天這樣起床時熱血沸騰也不好受。不過想了想, 我又不是每晚都會三更出去, 也就不見得會等得太陽曬屁股才起床了。

起床第一件事, 應該是去找巫詩吧。
我摸了摸手背上奇怪的符印, 一切又好像變得不真實起來。

我看向對面的床, 屬於小術的上格空了, 也的確不會有人像我那麼晚起床吧。
在我之上的小虎也一如以往, 理所當然的出去了。
巫詩因為私隱的關係在她的床裝置了蚊帳, 算是有點私人空間吧, 總不能當著三個男孩子換衣服吧。
不過也正因為如此我沒看到巫詩起床了沒有, 去看看她怎樣應該沒問題吧, 我想。

於是, 我穿上衣服揭開了巫詩的蚊帳。
然後, 我被一個冰錐抵住頸項, 被拉到了她的床板上。

===

"有必要嗎?"我直視著巫詩佈滿血絲的雙眼, 搶道。

我其實並不緊張。巫詩是一個法師, 而且是一個女法師, 明刀明槍的肉搏戰, 就算她搶佔了先機也不會是我的對手, 再說她也不可能真的刺下來。
而且, 我也能夠理解她的心情。
我知道她在懷疑我, 而我的確也很可疑。半夜三更的出去和一個怪老頭幽會, 那個怪老頭還要把她催眠送回來, 她有些火氣也實在正常得很。
反而緊張的是她。我不知道具體原因, 但看著她佈滿血絲的眼睛就知道她得是有多忐忑不安了。

"告訴我, 怎麼回事。"巫詩嗓子沙啞的命令道。

"我不知道, 我知道你不信, 但我真的不知道。"我聳了聳肩, 玩命的把自己血肉之頸貼近了充滿寒氣的冰錐, 巫詩趕緊的把冰錐挪開, 生怕真的傷了我。
她沒有惡意。她只是在自衛。這可好辦多了。

"昨天在街上我聽見了一道聲音, 叫我三更去城樓之上, 我覺得可信就過去了, 因為現在城裡太奇怪了, 我想要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你明白了嗎?" 我徐徐又道。

"我明白, 但昨晚發生了什麼事?"巫詩喘了口氣, 我似乎獲得了巫詩的一點信任。

"你先把冰錐拿開, 對我沒用的。"在說的同時我把左手抽了出來, 向巫師展示了手背上的咒印。
"這是昨晚那個老變態給我下的。其實我也不知道些什麼..."

"這是... 這應該是個很高級的契約咒印, 你昨晚肯定和他立下了契約吧?"巫詩看到我的手背就馬上蹙起了眉頭, 顯得是一臉憂心。
畢竟咒印這種東西基本沒什麼好事情, 那是一種不信任的象徵,

而這種高級的契約咒印背後的代價往往大得令人驚慄, 比如說, 生命。

巫詩拿開了冰錐, 卻依舊握著。

"在他找我的時候去見他一次, 就是這樣。"我繼續躺在床上。

"誰是他?"巫詩把冰錐蒸發了。

"昨晚的那個人, 大祭司。"我微笑含首表示感謝。

巫詩低頭沉吟。

這時候, 小術推開了房門叫道, "姐, 快點起床煮早餐吧, 我肚子好餓... 咦, 小生呢?"

小術餘光掃到房間另一側發現我已經走了, 這小子, 明明比我小也跟著小虎叫我小生了。

倒是巫詩發現她此刻因為剛才想壓住我而跨坐在我身上, 狀甚不雅,

還好被蚊帳遮掩著不會被小術看到。

巫詩馬上從我身上下來, 落得了一個踉蹌。小術看到床板震顫就問, "姐, 沒事吧?"

"沒事, 我馬上就出去, 你先出去吧。"巫詩整理一下儀容, 下意識想把睡衣換掉, 卻又瞥了一眼旁聽的我, 哎, 就差一點點了。

===

我先巫詩一步去了梳洗, 接著走到大廳跟小虎和小術打了聲招呼, 便侃侃地談了起來, 主要還是討論一下去哪找工作的問題。

雖然不願意, 但這個話題也是必須得被嚴肅看待的了。

巫詩整理一了儀容, 尤其是掩飾了一下通紅的雙眼, 也就跟我前後腳到了大廳。

不過她打了聲招呼就去廚房做早餐了, 小虎也自然而然一起去了。

其實也不是大家不會做早餐, 說到底還是一個字, 懶。況且大家都是年輕人, 暫時還有些飲食不定時的本錢。

在我目送了巫詩和小虎之後, 就有一隻胳膊搭上了我肩膀, 是小術, "小生, 你和我姐沒什麼吧?"

"去, 能有什麼啊。"我揮了揮手。朋友妻, 不可窺啊。

"我也不願意信, 這才一天啊。但我昨晚我看到你和姐半夜三更, 前後腳的出去了啊。"小術一臉怪異的道。

原來他看到了啊。也難怪... 來到城裡的第一晚應該還是很驚覺的吧。但求小虎不要也看到才好, 不然就麻煩了。

"沒什麼, 就是有點怪事, 你姐好奇就跟我去了。"我含糊其詞的說。

"嘖, 敢情是去幽會了吧。"小術放下胳膊, 撇嘴道。

我皺了皺眉頭，雖說我不想把昨晚的事情和盤托出，但小術這樣子誤解也不是太好。

“昨晚的事你還是保密一下吧。信你姐，也姑且信一下我。再說你姐也不可能看得起我啊。不還是有小虎麼。”

“也對，姐雖然不漂亮，但還是挺本事的。小生你配不上，虎哥也還可以。”小術點點頭道。

他姐還不漂亮？我是好氣又好笑，但這玩笑是我開的，也就顧左右而言他，

“我說小術你比我小怎麼還叫我小生？叫我小生就算了，還叫小虎做虎哥，這不是明擺著的歧視麼？”

“虎哥可能是我未來姐夫呀，尊敬點更好。”小術調皮的說。

我聳了聳肩，其實我也不真那麼在意，就是想岔開話題罷了。“好吧。那你叫我全名所行不行？”

“我忘了你全名是什麼了。是不是姓余啊？”小術側著頭想了想。

“是啊。我叫余仁生。”我隨口答道。

“好俗的名字啊。你有兄弟姊妹麼？”小術道。

俗你妹。兄弟姊妹麼...

“有啊。一個哥哥，一個妹妹。”我流露出一絲黯然。

“他們叫什麼名字？”

“我妹叫余慕蓮，我哥叫余舍生。”

“舍生成仁麼？”小術眨了眨眼睛。

我嘆了一口氣，“嗯，舍生成仁。”

===

小虎和巫詩煮好了白粥，煎了幾隻蛋就回來了。席間聊的自然就是一出去找工作的事。先是由小虎說一下他的打算。

“我打算就我們三個男孩子出外工作，雖然巫詩工作可以多賺一點錢買物資，但她已經是我們的米飯班主了，還是不要讓女孩子這麼辛苦的好...”

“其實我和小術一時三刻都沒有打工的必要，而且我們是法師，要找份好工作也是不容易。”巫詩揮一揮手打斷了小虎的發言。法師，即便只是未當上傭兵的法師，也是有一定的榮譽的，畢竟法師的子弟都是有錢人，法師界也感染了一些貴族糜爛的風氣。

“姐，可是我還是想試試打工呢。”小術其實在早上和我們討論的時候就說過這個問題了，但他還是想試一下打工，他是把打工當作一種體驗吧。

“可是你也不能和小虎和小生一起工作呀。你力量不夠, 本身是法師, 也算是有點身份的人, 總不能當苦力吧。你還小, 沒人照顧又不行。” 巫詩又說。

是啊, 我們都沒想到這個問題呢。

最後一點巫詩說得對, 讓我和小虎自己打工固然沒有問題, 但小術還真是個小孩子呢, 沒人看顧著不行啊。

我和小虎對望了一眼, 都希望對方有個有力的反擊, 然而彼此都失望了。

小術見我和小虎都面有難色, 也心裡明白。小孩子, 尤其是富家的小孩子, 生活都是沒有自己的選擇權的。

雖說小術很喜歡戲弄姐姐, 但巫詩這次在理, 作為後輩, 他也是不得不聽命。

“沒關係吧, 就我和小虎出去打工, 就是伙食費會少一點。” 我想了想, 便說道。

“這個不是問題, 只要你們能養活自己就好了。” 巫詩點了點頭。雖然她不缺錢, 但也總不能養兩個廢人啊。

剛見面的闊綽是給大家打好關係, 之後總不能一直如此的。

===

“唏! 年輕人怎麼還不出去工作呢? 來到城裡偷懶可不行啊, 呵呵。” 熟悉的笑聲, 我和小虎回頭一看, 正是陳伯。

小術馬上就嘀咕了, “你這中坑, 不也是沒去工作嗎?”

“小術, 問你一個問題。要是你爹把一半家財分給你了, 你還會每天早起工作嗎?” 小虎笑道。

“偶爾吧, 看心情就好了。” 小術隨便的答道。

“咦, 這是小虎你們的新夥伴嗎? 不知道我認不認識令尊?” 陳伯向著小虎和小術分別問了兩條問題。富有的商人大抵都是互相認識的。

“家父巫狩。” 巫詩發話了, 不願再讓小術亂說話。也多少表明了她和巫術姊弟的身份。

“啊啊! 原來是巫先生。那說起來, 你們再小一點的時候我還見過你們呢。自村子那邊給了兒子打理, 就很久沒回過去了。不記得我也是正常的。” 陳伯又呵呵的道。“說起來, 你們還沒找到工作嗎?”

“是啊陳伯, 你也知道城裡什麼情況, 現在要找工作也是不容易。” 小虎面不紅氣不喘的說。明明我們還沒開始找呢。

“哦, 這樣子啊...” 陳伯摸著下巴沉思了一陣子, “不然你們到我家店上工作吧?” 我和小虎對望一眼, 大喜過望。

“這樣就最好不過了! 你家店缺人呢?” 小虎顯得很雀躍, 畢竟當傭兵才是正職, 打工這些事還是做生不如做熟啊。

我也點了點頭, 轉頭對小術道, “小術, 你會踏單車吧! 陳伯他就是當單車店的老闆。”

小術也點了點頭, “會的, 沒問題。想不到還碰到老爸熟人啊。”

巫詩也攤了攤手說, “能一起工作我也沒意見, 好好照顧小術就是了。”

小虎猛點頭, “當然了!”

我看著小虎, 猜度著他的承擔是裝出來的, 還是確實本性如此?

XVII - 呼召

陳伯等我們吃完早餐也已是早上十時多，陳伯說時候還早，就著我們跟他一起到店上去。

“最近城裡呀，亂了許多，所以很多人也打算趁著這個機會回家去看一下。所以我的生意也多了點，員工都開始抱怨辛苦了。”陳伯跟我們說道。

“本來也不打算再雇人的，畢竟不知道這情況會維持多久。但既然你們是要當傭兵的，那城裡回復正常就會辭職的吧？”

確實如此。我們都點了點頭，陳伯也就寬心道，“那就剛好了。”

上一次來到單店就只是幾天前的事，那天我們還是顧客的身份呢。想不到幾天後我們就要來打工了。

“老闆早啊。咦，這幾位是？”一個忙得不可開交的中年人抬頭看到我們和陳伯，問道。

“日，這是你的新伙記啊。”陳伯答道。

我和小虎小術面面相覷，雖說大家都不是斯文人，但...
陳伯這麼和藹的人竟然劈頭劈臉就一句髒話飛過去，我和我的小伙伴都驚呆了。

“不是不是，我的名子就叫日，我是熊日，叫我日哥就可以了。”中年人察覺到我們的誤會便馬上解釋。

我心裡嘀咕，怎麼這城裡的人的名字都奇奇怪怪的啊？

“日哥你好。我是小虎，他是仁生，他是小術，都是新來的，請您多多關照。”小虎最快反應過來，半躬身道，我也馬上跟著躬身。倒是小術沒跟著行禮。

“日是負責交還車的。這部份的情況還好，你們的工作跟他沒什麼關係呢。來，跟我去倉庫吧。”只見陳伯已經一支箭般躡開。
我們和日哥道別後便跟過去了。
只見倉庫中空空如也，只得最後幾排的架子有單車。

“草，有新人來啦！”我和小虎又是對望了一眼，想來這也是負責倉庫的人的名字吧....

“來了來了，老闆，你可終於肯請人來幫忙了啊。”只見在轉角處有人快步走來，他相比熊日就要年輕多了，看上去就二十多歲的樣子。

“喏，他是祁義草，在這裡管倉庫的。”陳伯對我們說道。然後他轉向祁義草吩咐道，“開心是吧，那就把他們交給你了啊。”

祁義草爽快地答道，“沒問題！”然後陳伯就逕自走開了。

“嗨，後輩們，先自我介紹吧。”祁義草叉著腰向我們說道。

“前輩你好，我是王小虎，叫我小虎就可以了。他是余仁生，平常都叫他小生，

這邊的是小術。我們都是剛來到城裡打工的, 還望多多指教。” 小虎刷刷的把我們都介紹了。

“叫我草哥就好了。這位小哥, 小術是吧, 看上去有點瘦弱啊。” 草哥打量著小術那纖薄的身體說道。

“那是當然, 因為我是個法師啊。” 小術趾高氣揚地說道。

“哦, 哦, 法師, 那剛好。” 祁義草點了點頭。“你們知道要做什麼工作嗎?”

“不太清楚, 要等草哥你指點呢。” 小虎搖了搖頭說道。

“你們的工作就是送單車往返村子。因為這段時間都是離開城的人較多, 沒什麼人進城裡來的, 所以我們挺缺單車的。看看你們就知道了。” 草哥指了指幾個空了的單車架子。

“倉庫也不是我一個人管的, 只是今天不到我值班去送單車而已。你們是來當兼職的, 就不用管倉庫了, 送一次車算一次錢。”

“哦哦, 是這樣子, 那麼具體又是個怎麼送法呢?” 我點了點頭, 表示理解。

“就用那邊那些運送車。你們三個人就用那三人型的, 一次運二十架左右吧。這次的情況是回程才要運。” 草哥走向一個架子, 背著我們說道。

我和小虎對視了一眼, 這負重可不輕鬆呢。不過想想這店子裡車水馬龍的營業額, 也不覺得是什麼為了省錢的壓榨了, 細想想好像還覺得有些不夠呢。

“那麼, 時間限制呢?” 小虎想了想, 問道。

“一般我們是一天來回的。不過你們是新來的, 估計不怎麼可能做到。所以呢!” 草哥從一個箱子翻出來一盞風燈,

“要是入夜了, 就靠這個了。平時我們都要自備燃料的呢, 不過你們有個法師, 那就可以點火, 很好。不過法師會來這裡打工還真是第一次呢...” 我心裡嘀咕, 因為小術有一半是貪好玩的。

“那麼, 要踩夜車了呢....” 小虎有點無奈, 相反地, 小術則是有點興奮, “好啊, 夜晚在單車上很舒服的。”

我想了想, 反正我們今天都沒什麼事做, 現在時間還算許可, 不如今天先踏回去村子, 那麼明天就不用這麼辛苦了。

我就向大家提議, 小虎馬上就同意了, 倒是小術巴不得明天踩夜車似的, 不想今天出發省時間。

“不過要跟巫詩說我們今晚不回去了呢。” 我念念的道。

“我回去說吧, 你們在這裡熟悉一下情況就好了。” 小虎當然不會放過和巫詩獨處, 哪怕只是打個照面的機會。況且, 我這個路痴也記不得路... 小術更不會做這些麻煩事呢。

吩咐小虎順道拿點東西, 也就由得他去了。

接著草哥叫我們分擔一下他的工作, 不算錢的, 不過我們也閒著沒事做,

也就幫一幫草哥的忙了。頓時忙得不可開交。
小虎回來,便是出發的時候。

===

猜猜誰第一個喊累?沒猜錯,就是小術。為了方便點燈,是坐在中間的,也就是坐在品字型座位的前頭。
踩了不到三份之一路程他就已經在喊累了,不過,他一邊喊著好累好累,腳下卻沒有停過。
我在後面看到小虎頗是欣賞小術的目光。愛屋及烏嘛。我就覺得這麼快評價是太早了。

這輛三人車比我想像中更難踩。雖然後面沒有負重,但也是準備了負重的設計,踏起來特別慢。
我心裡打算明天一早就得出發,不然就真的要踩夜車了。同時也不理解為什麼前輩們可以踏個一天來回的速度,我們現在可是兩天來回都有難度呢。
幾次休息,幾次行進,在我們儘量快踏的情況下,也總算是在天黑之前勉強回到村子。

來到了巫家大宅,辛苦碧姨再為我們準備了一次晚餐,也算是平安無事地完成了半程的工作。
碧姨對小術這麼快回來頗是驚訝,聽到我們是打工才要回來,她的驚訝更甚。
她可沒想過巫家少爺還要在城裡打工賺錢呢。

有趣的是,我們比巫家姊弟所寄出的信還要快回到村子報平安。

===

我們,至少我,在經歷了一天的趕乘,加上那輛三人貨車著實有點難踏的情況下,睡得很沉很沉。小虎也很少見的發出了鼾聲。
然而,睡到半夜我卻覺得有人在叫我似的。我不想去理它,那感覺卻是漸漸強烈了起來。

朦朦朧朧之中,我開始認清,那不是有人在叫我,只是一種很強烈,很強烈的呼召....

我終於驚醒。我看到我手背上的咒印在發出耀目的紅光!
那就是說,大祭司現在就要我回去?會不會快了一點啊?這才一天啊?
而且,這還是三更半夜呢!瘋子才理他。

於是,我又打算回到床上裡去睡了。
但那種被呼召的感覺愈來愈強烈,一開始我還強行壓制著,告訴自己快點睡啊快點睡啊。
當然我睡不著了。而且還愈來愈熱烈,好像有什麼在拉著我回城裡似的....

不行了。我從床裡坐了起來,掌摑了自己兩巴,使得自己是清醒了一點。
等等,巫詩說什麼來著?這咒印的代價可是死啊!

可是死啊!

我緊張了,這可該怎麼辦?總不能半夜踏單車回去吧?再說也不可能讓我一個人踏著三人車回去吧?
我顧不得小虎睡得像豬一樣,搖醒了他,“小虎,快醒醒!”

“別吵我,詩詩,你怎麼這麼主動啊....”小虎夢囈道。

去你的, 都什麼時候, 你還給我做春夢?

“喂, 小虎, 快點起床, 巫詩要走了!”

“什麼! 什麼! 巫詩要去哪?” 小虎馬上驚醒問道。這招果然好使, 我得記住了。

“我要回城裡去, 馬上回城裡去。”我一臉認真地道。

“你大半夜發什麼瘋?” 小虎睡眼還沒完全睜開, 嘴下卻是毫不含糊。

“不是發瘋, 你看看, 我要是不回去的話會死的! 這是巫詩對我說的!” 我展示出手背上發光的咒印, 順道提了一下關鍵字。

“這玩意不錯, 夜裡踩車可以用來照明呢。巫詩? 對喔... 詩詩還在等我呢....” 小虎倒頭又就再睡。我再搖了搖小虎, 他是乾脆不理我了。

“什麼兄弟, 全都不可靠!” 我被氣得整塊臉都紅了起來。

只不過, 再叫小虎恐怕也沒有用了, 還不如快點自己想想辦法呢。

我走出了房門, 邊走邊想, 意識卻是愈來愈模糊, 身體迷迷糊糊的走出了大宅, 看到花園裡有一輛單車, 就騎了上去。

等我再次意識清醒的時候, 已經發現自己正騎著單車, 向著城裡飛馳了。

“停啊! 停啊! 救命啊!!!!”

我在山林中焦急地不停大聲地呼叫, 卻也無法阻止我的身體發瘋般的騎著單車直往城裡直奔而去。

===

在山林深處的地下, 有一處石室地牢。

藏在數層樹藤之下, 隱蔽得極難發現, 且又欠缺生氣, 充斥著陰冷的氣息。

怎麼看都不是一個適合活人居住的地方, 給死人還倒湊合。

卻見在這墓地般的存在, 竟有著一個女子正在閉目休養。

她驟然睜開雙眼, 一臉驚訝, “咦, 這聲音, 莫非是... 不, 不可能的啊...!”

她跌跌撞撞走往另一間石室, 看見一具屍體安放在其中, 既是寬了心, 但心中的疑惑卻是更盛。

“這聲音是誰的...?” 她按著頭不解地自問, 只見在長袍中伸出的手竟是森然白骨....

“舍生, 你知道麼?”

XVIII - 初見

那個女子用她的森森骨手勉強站穩了身型,腦海中卻是一片混亂。

那道聲音到底是誰的?

顯然,繼續在這裡問著眼前一動不動的舍生,她並無法得到想要的答案。

怕那個傢伙怕了這麼久,終於要出去了麼?

那道不停叫救命的聲音,卻使她本來了無生氣的眼睛漸漸現出了一絲希望。

“我還是出去看看吧,已經一整年沒聽過她的消息了,應該是沒問題的...

“好麼?舍生?我抱歉我不能常常陪在你的身邊,那道聲音是和你那麼的相似,我太想你啊....

“我總是在想著你哪天可以醒來,回答我一句,哪怕是罵我都好...

“可是我什麼方法都試過了....

“這些年我都小心翼翼,總在想著在你醒來之前我不能死掉,可是你真的會醒來麼?

“如果我死掉了,或許可以在另一個次元和你見面吧....”

只見她抵著唇轉過頭,飄著出了房間,通過了幾道暗門,便出了石室,向著余仁生的方向飛去。

===

我還在持續地馳騁,路旁的樹影不斷在後退倒飛,冷冽的夜風撲面而來。

身體不受自己操控的感覺絕對不好受,然而迎到面上的冷風令我清醒了少許,我的意識開始正常運作。

有方法停下來嗎?意志堅定一博也許能令自己從單車上摔下來,可是,然後呢?

既然巫詩說過抵抗契約的結果有可能是死亡,那我是無論如何都是回城裡去一趟的吧?

那便乾脆騎回去城裡去吧?

可能方式有點狂野,有點魯莽,但起碼不用賭命,並不是一件全壞的事。

但求回程路上不要招惹到什麼奇珍異獸,其他的只好再作打算了....

我沒有再叫救命了,一是怕招惹到夜行的怪獸,二是因為剛才一邊叫救命一邊騎車咬到了舌頭,現在不說話都感覺到有點痛呢....

“先生,你沒事吧?”突然有一道女聲出現在我身後,嚇了我一跳,腳下卻是不停一路狂踏。

我忍著舌頭的痛小心翼翼地道,“有事,不過還好。”

“你是要趕去哪裡麼?”女聲又問。

“城。”舌頭說得愈多字愈痛,簡潔點好。

“有什麼特別原因麼?不知閣下願意到舍下作客嗎?”女聲又道,聲音漸漸從後面飄到我的右邊,我轉過頭去看她,只見她整個人都被一件寬大的連帽長袍蓋著。而我沒說話,不停踏著單車已經給了她回答。

拒絕女孩子的邀請的確不是太好,我會懺悔的,但還是先到城裡再說吧。

只見她甩了甩頭,把衣服的帽子褪了下來,臉色蒼白,卻是有種說不出的美麗。我本來已經模糊的意識看著她白皙的面龐,是愈來愈迷糊了。她好美啊。

只見她蹙了蹙眉,道,“還是先讓你停下來吧。”

“怎麼停?...啊!”我發問後的一瞬,我就感到單車被硬生生的停了下來,我頓時從座位上滑了下來,身下的小仁生馬上撞到了單車上面。

很痛,令我本來好不容易集中起來的意識又一次的渙散了。在我意識迷糊間,我感到自己又忍著痛楚,下了單車,竟是直接向著城的方向飛奔而去...

“唉,你是有病嗎?這不正常啊。”那道女聲也飄著跟了過來。

“左手!”我集中了意識,勉強在飛奔時說出我這臨時女友的名字。

甫一說完,她就馬上飄到我的左邊看著我左手背上那閃耀的血光。

“這樣子啊,“只見她念念有詞,好像是念了一些咒文,我很快就感到一直呼召著我前進的感覺消失無蹤,思維馬上的清晰了起來。我也自然而然的慢慢停止了奔跑,雙手扶在膝上喘氣。

“嗯,現在,請問你願意到舍下作客嗎?”穿著淡綠色長袍的她落到地上,站在我面前再次問道。

我雖然對半夜出現的她很是好奇,但總得先讓我拿回單車吧。不過,這句話我無法說我出來,因為剛才那一小陣子的狂奔竟是跑出了兩百多米。此刻我氣喘如牛,自是無法言語。

“嘛,問你幹什麼,反正也是會帶你回去的。”她呶一呶嘴,令我極是不安。

然後她一揮手,我就眼前一黑,失去了意識。

===

此刻在城裡的聖殿之中,有一名極其高貴妖艷的妖精女子和大祭司面對面坐著。妖精是一種住在森林之中的人形妖怪,性格大多隨和,卻是極其畏人,連在森林中和人類見面也是不願意,遑論進城這樣子和人類面對坐。因此,大祭司眼前的這個女子,並不是真正的妖精,只是她用來方便和人類溝通的化形。

大祭司看上去有些緊張,卻不是因為眼前女子的美貌,而是一種恐懼。他心裡盤算著,就算讓第一傭兵團出手,是能趕走她的,但這城的核心地帶大概是得重建了...所以最好不要逼她出手。何況她這麼肆無忌憚的走進來,一定是有什麼把握...

“還要讓我等多久?看來你這個咒印,效果的確差得很啊。”那妖精女子口吐人言,向大祭司責問道。

妖精女子來找的,並不是大祭司,而是此刻他正呼召回來的那個人。

“很快的了,我感受到他一路離這裡愈來愈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這麼快就出城...”大祭司故作平靜的道。大祭司的確沒猜到為什麼他那麼快就出了城去這麼遠,當然,他本來也猜不到眼前的這女子會直接踩進聖殿。

“咦?”大祭司和那女子竟是同時驚呼,同時對望對方一眼。當然,令他們驚呼的原因不盡相同。

妖精女子驚呼,更多的是驚喜,因為一股對她很重要的氣息事隔數年又再出現了。一股令她不再需要乾等的氣息。

然而相反的,大祭司正驚懼地盤算著,應該怎麼告訴她?他感覺到余仁生突然停了下來,朝城的相反方向而去,這是不可能的啊...這夜令他驚訝的事還真多啊。

幸好是那女子先開口,嘴角帶著一絲邪惡,詭異令大祭司失了一瞬的神,“今天先放過你一馬吧。我有重要事情得去做,下次再來找你。”

說完她就動身,一瞬間就在大祭司面前消失。

“吓?這麼就走了?”大祭司還坐在椅子上呆了呆。

“不過也好,”大祭司喃喃自語,“對著她壓力實在是太大了。對著雅典娜也沒這感覺...”他指的雅典娜,當然就是和那妖精女子同樣為**龍**的雅典娜。

“這事情還沒完呢...神啊,祢可以給我多一點時間麼?”大祭司站了起來,向著身後的樹問道,雖然他知道不會得到任何的回答。

他走出了房間。

“說起來,為什麼余仁生可以抵抗那個咒印的呼召...?”大祭司低頭沉思。很快便回到了自己的辦公室。

難不成是他隱藏了什麼實力?還是他身邊有高人相助?大祭司這才發覺,自己其實對余仁生的事知得很少。

“秋香!”大祭司喚叫他的侍女。

“祭司,我在。”秋香在門外應道。

“把余仁生的傭兵檔案拿過來。”大祭司吩咐道。

余仁生哪會想得到,那心理測驗般的傭兵表格,也就是大祭司口中的傭兵檔案,乃是聖殿用以控制傭兵的重要情報呢。

===

城外。

只見在山林之中，有一個長袍女子，用她的森森的骨手提著一個少年，在樹林之中高速飛馳，左穿右插。
“這麼遠，她就是發現了我，一時三刻還來不了吧.... 不，還是小心點好。”她想了想，竟是又一再提速，飛速向著石室飄去。

在高速之下，身影快得模糊了起來，一刻鐘後便回到了石室之中。
“呼，現在算是安全了。”女子有點疲累的道。

看著眼前被她催眠的少年，她躊躇著要不要讓他多睡一會兒。

她知道他醒來一定有很多問題會問她，但她又何嘗不是呢？

“還是先戴上手套再待他自然醒吧，”女子心想，“又不是每個人的反應都會和舍生一樣...”

想到過往的片段，她的嘴角就泛起了一抹幸福的微笑。

===

兩刻鐘後。

只見一名妖精女子飛進了森林，就算她早知道這是徒勞的，她還是象徵式提起鼻子的嗅了嗅。

“你逃跑的速度又快了點啊。也好，本來以為你已經走了，想不到還在這片森林，好啊，太好了....
“只要找到你，老娘還犯得著這麼麻煩找那小子？
“不過也不容易啊.... 哎，大半夜出來玩這麼久也累了，回去睡覺吧，明天再算了...”她自言自語道。說完就飛出了森林，走了。

“哎，想要找老娘的人可多著呢，老娘都懶得搭理城裡那團人，可為什麼我要找的人都總找不著呢...”她一邊飛翔，一邊嘀咕。

只見她飛出了一段距離後，就回復了自己的原形，釋出的龍威叫方圓百里的生物都心驚膽顫。

===

城內，某處大宅。

只見一個精瘦的男子和一群血醒氣極重的人正開會議談，席上赫然就有小虎的二姐，王異，在其中。

“還好牠這次不是來找我們的，我們還沒有準備好呢。”精瘦男子示意會議正式開始，率先說道。

“實際上牠根本懶得搭理我們呢。”王異沒好氣的說道。

“那我就讓牠必需回應一下我們吧。”精瘦男子陰惻惻的道。

此時桌上另一位健碩的戰士發聲，“團長，我認為王異之前所說的在理，

雖然我們發現了那條龍所在的山谷，
但不代表我們有能力對付牠。我不認為由我們去屠龍是一個好想法。”
事緣就在剛才，城裡實力較高的傭兵都感覺到有一股陌生的強大氣息明目張膽地進了城。
對於其他傭兵團來說，這並沒什麼，強大的人可多了去了。
然而對接觸過這道氣息的嗜血傭兵團來說，就沒這麼簡單了。他們馬上認出了這是那條龍的氣息，
這也就是他們三更半夜在這裡開會的原因。
近距離感受過那條龍的氣息，再次感受了牠的強橫，
團裡大多數的人對屠龍的計劃實在是沒有任何的把握。

除了一個人。

“第幾次提及了？不想去的人就給我滾出這傭兵團！”精瘦男子不滿地大喊，
用他在團裡的威嚴壓下反對的聲音。

“難道拼命不就是我們的作風？狂戰士公會的信條是什麼？”他續問。

“拼盡所有，無畏地屠戮一切。”全團人同聲回應，隨著整齊的呼喊聲，
他們又一次堅定了行動的意志。

XIX - 匆匆一別

我迷迷糊糊的醒轉過來，眼睛還沒能睜開，就聽到了一道戲謔的聲音，“客人，你可睡夠了麼？”

“不夠，我還想再睡呢....”我輕聲呢喃說道，揉了揉眼睛，總算是睜了開來。

我此刻正身處一個昏暗的石室，牆角的石有幾道裂紋，使得整間石室都看似岌岌可危。而且整間石房都洋溢著一股陰冷的氣息，令人很不舒服。

眼前的女子坐在一套石製桌椅之前。除了石壁上的油燈，那就是整個石室裡唯一的傢俱了。

而我自己則是睡在一堆禾桿草之上。

我在家裡有客人時也睡過幾次禾桿草，很舒服是談不上，但還是挺不錯的。

所以我感覺自己剛才好好地休息了一下。可能還得感謝眼前的女子將我催眠催得那麼徹底吧。

我坐了起來。有很多問題在腦海之中浮來浮去，想了想，便決定先禮貌性的問道，

“您好。感謝昨晚相救，請問閣下是？”

“不用這麼客氣，我叫妮笨，你呢？”妮笨用戴著黑色皮毛手套的手，托著腮回應。

“我叫余仁生。謝謝你的幫忙。”我點頭示謝，並揚了揚手上的咒印，“不過，請不要介意我這樣問，我聽說違反咒印的結果是會被詛咒而死，這是真的麼？”

“真的。”她一臉認真的說道，努力掩藏自己的驚訝和疑惑。

余仁生...？

然而我比她更驚嚇。

不是吧，我昨晚沒有馬上回去，都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了，那我要出師未捷身先死嗎....我不禁捏一把冷汗。

“不過放心，我比較厲害，你沒事的。”她笑著又補上了一句。

...好吧。故且先信著她吧。

“嗯，那謝謝了。不知道閣下邀請我到貴舍作客所謂何事？”我問。

“大半夜的，我都被你吵醒了，你還好意思問我麼？”她笑著說，明顯沒說真話。

“對不起了，我也不想的....那個，現在是什麼時間了？”我問道。

只要仔細想想，咒印，工作，小虎和小術，有太多事情處理了，不由得我不閃身。

再說這裡陰陰冷冷的氣息也令我很不舒服...她就是一直在這裡生活麼？

雖然我對眼前的妮笨並不反感，甚至....是有一點觸電的感覺。也許是因為她算是個美女吧？

“這麼快就想走了？來，起碼喝口茶吧。”她示意叫我坐在她旁邊，自顧自從茶壺斟了兩杯茶。

好濃郁的茶香啊！
我的鼻子不由自主地聳動了兩下。

我的喉頭也滾動了一下。也不差在這些時間了吧，喝一口也不錯吧....
於是我恭敬不如從命的接下了她遞上來的茶杯，呷了一口。
很好喝。

“謝謝款待，那麼我可以走了嗎？抱歉這麼急趕，但我的朋友應該在等我回去。”
我不是不分輕重的人，我的確不能在這裡消磨太多的時間。
雖然說，這茶是很好喝，妮策也很漂亮.... 但我也確實是有很多事要趕著處理啊。

她露出了失望的神色。

“那我送你出去吧。” 她有點傷心的應道，眼睛裡本來的生氣都消失無蹤。

===

在城的南面有一個小山丘，並不算很高，但也算是一個小小的天然屏障，
為城擋下了很多從海上飄來的暴風雨。

也正是如此，山丘在受了很多風雨的侵蝕後，有很多奇岩怪壁，這道二百幾米高的瀑布就是其中之一。
瀑布直落而下，竟無斷層，是因瀑布下乃是一道向內傾斜的絕壁。
一般來說，這種瀑布很是少見。但基於這種山丘的特殊地理因素，就有了這條瀑布，
成就這氣勢磅礴的風景。

在瀑布下的湖邊，赫然有一個老人在念念有詞，胸口散發著淡淡的紅光。正是大祭司。

他正拿著一份文件，好像在對誰說話一般，可是瀑布直下二百幾米的沖刷聲實在是太誇張了，
大祭司的聲音若有若無，幾不可聞。
然而他依然在說著，因為他知道他的目標會聽得見。

“... 就是這樣了，永信，你看怎樣？” 只見大祭司在說了整整一刻鐘之後，總算把話說完了。

在瀑布落下的水花之中，竟然有一個人踏著水面走了出來。
特別亮眼的，是他額上那濕濕的光頭。
這人無疑就是經常在瀑布下禪修的第一傭兵團成員，武僧永信。

“你說起他的時候，我還是確實地驚訝了一下。” 永信說道。

“這事來找你，你總得搭理我吧？” 大祭司苦笑道。

他心裡盤算，這事，不通報一聲第一傭兵團是不行的，但又能找誰呢？
牽連得太廣了。除了永信，誰都不能找。

“你都想好了，來告訴我就是想讓我背鍋吧。” 永信嘆了一口氣。

“我相信站在誰的立場，把這件事告訴余仁生也是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案。” 大祭司回應道。

“也罷。這是他們所種的業。他的家人自然有知情權。” 永信說道。

“別說得這麼悲天憫人。我想問你的,是這事對城有沒有危險。”
大祭司開門見山的道,

“你經常不管俗務,可看權謀弄術看得最清楚的就是你。”

“那就是佔個旁觀者之利而已。” 永信又搖了搖頭,
“你把我牽扯進來,我就再不是旁觀者了。”

“其實你不是想得很清楚麼?至少我一時之間還想不到否決的理由。” 永信轉身道。
同時也代表了,他會肩負起屬於他的責任。

“那就好了。抱歉打擾了你的禪修。” 大祭司半躬身的道。

“怪不得你。再見。” 永信又踏著水面走進了瀑布。

===

在石室裡兜了又兜,妮策就帶我走到了石室的門口,迎來了久違的一絲陽光。
前方妮策的身影在陽光的輝映下,格外動人。沐浴在陽光之下的她轉過身,卻是黯然的說道,
“我就只能送你到這裡了,這裡往東走五百米左右就能入到一條小山路,
再往北走就能接入大道了。記得去找回你的單車。”

我看到她這副了無生氣的樣子,有些惻然。
人家就算不算對我有恩,起碼也是讓我借宿了一宵,再說我對她的第一印象也是不差,
對她這麼冷淡的確是過不去。
但人家就是因為你而不開心了麼?未免把我自己想得太重了吧。
也許她本來就有傷心事,為著款待我這客人才勉強裝出笑顏而已...
是麼?想到我就覺得自己肩上的罪惡感減輕了一點。

但是...無論如何,她應該也算是個隱世高人呢...
雖然看她的相貌應是尚是二十芳華,但能這麼容易就解掉大祭司所下的咒印...
不是個普通人吧。
應該巴結一下吧。

“很謝謝您昨晚的幫肋...那個,要不然我下次再來吧?這次我是真的比較忙,匆匆告別,十分抱歉。”
我搔了搔頭,還是決定厚著面皮說道。

“不用了,你找不到這裡的。有機會就再來吧。” 她疲累地回道,
好像完全不對我們的再遇抱任何期望。

“一定會有機會的。那...我要走了,再次感謝你,有緣再見。” 我半躬身對她說道。

“再見。” 她頭也不回的就走回了石室,不知道動了什麼機關,整個出口就陷入了地面消失不見。

難怪她會說我找不到這裡了,就是認得地方也不知道怎樣進去啊...
不過不還是可以叫她麼?昨晚她也是聽到我的大叫救命才出來的吧?

還是剛好她在出面散步？還是說，她根本不想再見我了？

想到這裡，我才發現自己的確對她有些不捨，並不是禮貌性的說再見。

不過也已經知道得太晚了...

我按了按太陽穴，自言自語道，“余仁生啊余仁生，看見美女就捨不得，不就跟小虎一個樣了麼。好了，快點起行回去吧，要辦的事可多著呢。”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玩死他。

我想，我現在就是接近被玩死的狀態吧...

除非，未來還有更糟的...

===

城外，一處山谷。

這個山谷乃是兩道巨壁的夾縫，陽光只能通過反射石壁照進來些少，整個山谷都涼風颼颼，非常舒服。無怪龍最喜歡棲息於山谷了。

然而現在這個山谷沒有龍，應該是說，沒有龍形態的龍。

因為至尊抱著她，只是小女孩的雅典娜。

他正和小女孩，很隨意的傍在一塊巨石旁邊。

“娜娜，你說這次的龍騎士會怎樣做呢？”他親了親懷中雅典娜的粉嫩臉頰，說道。

“上一次已經是四年前了，我覺得這次的故事一樣會令人很興奮哦。”

小女孩把頭埋進至尊的胸膛之中。

在雅典娜這樣說的時候，至尊寶的眉頭不免緊皺。沒有被雅典娜看見，這算是他們多年的默契。

雅典娜得到了抱著她的男人的一切，但她也明白，至尊心中總是有著一個至尊寶，是柔軟得連她都不敢觸碰的一個角落。

她嘗試過去支配，然而她發覺，她無法理解得了人類的這種情感。

至尊紓開了他的眉頭，一如以往的調整了自己的情緒，“我也很感興趣呢。這次的龍不是很強大嗎？會不會由另一位龍騎士打敗我們呢？”

“以那條龍的實力，要是他肯當上龍騎士的話，這個機會十分大。”雅典娜抬起頭，眨了眨天真的大眼睛。

他會不肯麼？至尊問不出口。

因為他曾經也是不想當龍騎士的一名狂戰士。

XX - 獨行

在山林中走著, 多得妮笨的照顧, 身體的感覺還不錯。
鳥兒在吱吱鳴叫, 樹葉偶爾被微風吹得沙沙作響, 一切都很寫意...

然而, 在山林之中漫步的我卻不免感到孤獨。
這是我出城至今第一次獨處吧...

說來, 來到城裡才還是不久之前的事呢...
生活很充實, 充實得我都不知道為什麼要這麼充實。
不過這大概不是我選擇的吧。

"不, 你有得選擇的。"

是麼?

"是你自己要來到城裡的。"

可我也沒想過這麼多事呀。

"那你累嗎?"

很累, 絕對累, 非常累。

"不如放棄吧..."

魔鬼你說得對...

"有什麼能支撐你走下去?
回家安穩地過日子吧。
爸不是說過隨時都歡迎你回去麼?"

家...

但是, 我還沒有找到他啊...

嗯?

魔鬼噤聲了。

我只是一個有點貪新鮮, 想有一個完整的家的平凡人。
我根本不相信, 也不想, 有什麼其他命運繫到我的身上。

然而, 這幾天的事情, 卻令我有點相信, 自己身上的命運並不那麼平凡...
我看了看帶來了昨晚的危險的元兇, 手背上的咒印, 不禁回想起這它的由來...

===

那夜的星空很美, 還很冷。

我應約三更來到城牆之上, 為著了解獸息的真相, 遇到了大祭司。

"你會守時來到, 實在太好了。" 他說。

"今天叫我的人就是你?" 我還是挺在意那天中午那道傳音入密的聲音。聲線和大祭司的並不太相似。

"不是, 不過沒差。" 他答。

"那你能跟我說說那是怎麼一回事嗎? 我知道那是龍息, 可為什麼龍會來到這裡附近而又釋出它的龍息?" 我問。

"小伙子, 你相信有命運嗎?" 他突然問。這問題略微有點中二啊... 我呆了一下。

"也許吧。" 我無奈的答。

"那你知道繫在自己身上的命運嗎?" 他續問。

我不想再在這話題上繼續磨蹭下去, 便拉回正軌, "這就是我來到這裡的原因?"

他胸前的血印散發著淡淡光華, "在回答你之前, 我先把你的伙伴送回家吧。"

我看到他好像施了個什麼法, 一瞬間一個躺著的少女便從城牆下飄了上來, 我定睛一看, 竟是巫詩。

我眉頭一皺, "你把她捉來做什麼?"

"你被跟蹤了。不過, 跟著你, 可能是她的不幸呢。" 他笑道。

"什麼意思?" 我顯然不明白, 有什麼好不幸的, 最多就是被你這老變態催個眠吧。

"你會明白的。" 說著他就又把巫詩送走了。

"她沒事的吧?" 我雖然覺得眼前的人並無惡意, 但他這副老變態的模樣, 令我還是有點小擔心。

"沒事的。" 他淡淡道, "好吧, 礙事的人走了, 首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大祭司, 代表神的意志管理這座城市。"

"哦。" 老實說我對任何自稱為神的代理人的人都十分反感。雖然我沒有信仰, 但我覺得真正的信仰應該是像大哥那些聖殿騎士一般用性命去捍衛, 而非自稱為神的代理人作威作福。

不過在看到了他一瞬間就催眠了巫詩的手段之後, 我還沒蠢得對大祭司說出以上的想法....

"好吧, 大祭司, 那你可以告訴我那龍息什麼回事嗎?" 我對大祭司問道。

"說起龍, 你知道至尊的龍是怎樣得來的嗎?" 他好像漫不經心的問道, 現在想來, 倒是像一句試探。

我倒是有點興趣, “我不知道, 你打算告訴我嗎?”

“哈哈, 不。你只需要知道一部份就足夠。” 他大笑回答。

“...” 其實從見面的第一眼開始, 我就不喜歡大祭司這個人。那時很有衝動想要揍他, 雖然我不是他對手。

“告訴你也可以, 不過要有代價。” 他說道。

“那就不用了。” 我毅然拒絕。

“嘛, 這麼決絕。其實那不算是什麼代價, 反正我總是會對你做的。” 大祭司說道。

“那就說說至尊的故事吧, 白說白不說。” 我無奈的答道。實力的差距明擺著呢。

“我又不想跟你說了。” 他嘻嘻的笑道。一個老人家這麼的嘻嘻笑, 給人的感覺是什麼?

噁心!

我深吸了一口氣, “那你想怎樣?”

“這樣說吧。” 他托了托了眼鏡, 收起了笑容, 認真地說道, “我要做的事是和你訂立一個契約。這個契約對解決城裡的困境極之重要。然而, 訂立契約必需先得到你的同意。”

不能強來就好多了。不過當然, 他以性命相逼我大概不能不同意吧.... 希望他不要這樣做就是了, 好歹他也是大祭司, 噫。好像他的確一直都沒有強來過。

“你應該聽說過現在城裡的狀況, 你也希望快點當上傭兵的吧?”

我那時的考慮是, 自來到城裡, 氣氛的確不怎麼樣, 也不能拖著當傭兵這一個目標太久。如果不付出什麼大代價就能解決的話, 也是不錯的。...不過我何德何能? 唯一的可能就是....

“這個契約的代價一定不小吧。” 我把自己心裡的推論說了出來。

“哦, 有這個擔心是正常的, 不過你不用擔心, 內容只是在我呼召你的時候來見我就可以了。” 他說。我那時還沒想到自己會出城打工, 之後出城的時候也沒想到他才隔了一天就呼召我, 所以當下我覺得確實不算是什麼大的代價, 是可以接受的。

不過, 做對自己沒有好處的買賣是絕對不行的。

“至尊的事你不說就算了, 但總不要讓我立了契約而什麼都得不到吧。例如, 訂立契約的真正原因, 告訴我是很基本的要求吧?” 我出言敲詐。

“噫, 對的。” 他又托了托眼鏡, “但是原因我並不能告訴你, 這絕對會危害到城的利益。另外, 我還不確定, 但要這事情能解決的話, 就算我欠了你一個人情吧。”

“其實至尊的事也不是不能說，你想花掉這個人情嗎？”
老實說，他比我想像中要客氣得多。

城內權力核心，大祭司，的人情，這份回禮可不謂不大。
儘管不知道契約背後真正的動機，但僅以當時的資訊來說，這個選擇的答案還是十分明顯。

“不用了，訂立契約吧。讓我早點回去睡覺。”
口是這樣說，我那時還覺著佔便宜的是自己。當然，現在看來完全是我的無知，把自己置身於險況。

“好。”他胸前的血印又在隱隱發光，“可是有一件事我必需提醒你，
“一旦訂立了這個契約，你就再逃不開你的命運了。”

... 是麼。

===

一個人並不想要的命運，在於其他人來說，可能是一個至寶的機會。

這世界有人只想要平平凡凡地渡過一生，但有些人，對平凡的命運極其不滿，
甚至是非要把自己折騰得死去活來才甘罷休。

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他是嗜血傭兵團的團長，化名為骷髏。

化名的原因主要還是因為他的本名比余仁生更為俗氣。
既然不想有平凡的命運，首先要有不平凡的名字，所以化名就從此而來。
對很多人來說，都是如此。名字是父母給予自己的期望，但有時，自己並不喜歡這種期望。

也許父親一生矮窮醜，難得娶了老婆生了娃娃，不想孩子活得這麼辛苦，便是安插給他一個「俊」字，
希望他長得俊俏一點。
然而，基因使然，這些孩子都不免被嘲笑一兩句，“俊？邊撚到俊呀？”
這種莫名的悲哀，名字就有如詛咒，刻劃了一個人的命運。

嗜血傭兵團的骷髏，這個名字在傭兵之間絕不陌生。他實力雖然不俗，但那不是他出名的原因。
聞名的，乃是他那完全合符狂戰士戰鬥方式的心境，那種拼命拼到不死不休的決策。
他好像不知道什麼是風險一樣，每次行動都在賭命。

然而除了自身的實力以外，他並沒有什麼所追求的事物，這才是其他令他人最為不解的地方。

嗜血傭兵團的作風就是，就算全團人都覺得危險，只要他覺得應該去拼命，那全隊人都要拼一次。

他總是身先士卒，往往受的傷都最重，雖然靠著極強的生命力和好運，他到現在還沒有死掉，
但累積的渾身傷疤絕對足夠支撐他在團裡的威望。

反正進得嗜血傭兵團的，大多都是瘋子。

===

即便已經一星期沒有下雨了,瀑布的水流依舊強勁,教人難以想像當有暴風雨來臨之時將是何樣景況。

對於永信來說,這不用想像,他確切地知道這條瀑布的瘋狂之處。
因為他不僅會在這裡看,更會走到瀑布之下感受。

然而,瀑布給他的震撼,在他而言是微不足道。
世間人情是非,有過之而無不及。
比如說,他的「隊友們」曾經做過的那件事。

他不是特別的悲天憫人,他只是儘量保持心境中的那片明澄。
這是他們所種的業,他們終於要還了麼?

永信伸手捉住一塊隨瀑布飛落的黃葉,將它掐碎,
枯葉的粉末隨著水流沉進湖底,消失不見。

XXI - 歸城

我依照著妮策的指示, 在山林中走出了大道。

我這才看到了天上的太陽, 尚在偏東的位置, 也就是說時間並不算很晚。
雖然我很怕違反了咒印會帶來什麼惡果, 但我還是決定先回到村子裡去...

好孤單。

我有點想小虎, 小術, 和給我親切感覺的大家。獨身在山林之中, 這感覺就特別強烈。

這也許就是我之前會捨不得妮策的原因吧...
也許吧。

這是我第一次遇見妮策, 然而她給我的感覺很親切, 為什麼呢?
也許是我喜歡大姐姐類型的吧。我不禁失笑。

我邊踏著車邊想著妮策的樣子, 很快就回到了村子的巫宅門前, 赫然就看見碧姨在門前徘徊。

“小弟你可回來啦!” 碧姨遠遠的看見我回來, 明顯一臉的欣喜。

“抱歉啊碧姨, 遇上些小事了。大家都還好嗎?” 我問。

“還好, 你的小伙伴們都還在屋裡呢。不說這麼多了, 先回屋裡休息一下吧。”

我點了點頭, 碧姨就帶著我去到客廳了, 只見小虎和小術都在梳化坐著, 看見我之後就馬上大叫,
“小生, 你可回來啦!”

我苦笑了一下回應, “是啊, 我回來了。沒事。”

小虎一下子就抱著了我, “小生, 沒事就好, 沒事就好....”
我聽著他聲線竟是有點哽咽, 我有點詫異, 這麼感性可不像小虎啊。

他放開了我, 果然眼睛略微有點紅腫。
說實話, 昨晚他這樣子我是有點不爽的, 但現在看到他這樣子, 什麼氣都消了。
我摸了摸他的頭, “我沒事的。這麼哭可不像你啊。”

小術插嘴, “小生, 虎哥可擔心你啦, 今天早上可哭了幾遍呢。”

碧姨送了我回來之後就去找巫先生, 這時他剛從樓梯走了下來, “小生, 你沒事就太好啦。
“我聽到小虎的說法, 就知道那一定是個高級的咒印, 是可能會使人喪失理智的,
所以你昨晚的確很危險。我今天一早就發散了手下和傳信去城裡找你, 沒想到你竟然回來了,
看來你是有奇遇啊。”

我想, 妮策對我的確是奇遇吧...

“是有些好運。很謝謝巫先生的關心和幫助。”

巫先生點了點頭，“我還有些事忙，你們就在這裡休息一下。在這裡下榻多一晚也沒問題。碧，你好好照顧他們。”

碧姨應道，“是的，主人。”

“就此別過。” 巫先生向我們道別後，又回到樓上工作去了。

===

回到房間以後小虎告訴我他已向單車店通報一聲，為免危險，他決定我們還是明天再起程回城。

之後他就順道說起了今天早上起床的情況，眼眶竟是又紅了起來。我還是十分詫異，怎麼小虎那麼感性？和他一貫形象絕不相符啊。

“我大哥告訴過我...” 小虎哽咽地告訴我，
“身為戰士最重要的不是逞英雄逞威風，而是要好好保護隊友，
哪怕賭上自己的一切都做到。我一直銘記在心，但我覺得我來到城裡之後，整個人都迷失了。”

我不知如何反應，只好拍了拍他的肩頭，“看，我現在不是什麼事都沒有麼，不用再擔心了。”

“不是的，我這是愧疚...” 小虎避開了我的視線，“其實那晚你和巫詩前後腳的出去，我是知道的。
“我總告訴自己，我得信任你。而且就是你和巫詩真有些什麼，那也不關我的什麼事。
“可是昨晚我睡糊塗.... 我聽叫你提起巫詩我就想著你們那晚到底出去做了什麼...”

...原來是這樣子啊。那麼他信口雌黃裝作發春夢的不合理情節也很好解釋了...

重色輕友本來也不是甚麼特別過份的事，看到他這樣子，我真的是什麼氣都沒有了。甚至還是有點小感動。我對小虎原來也是這麼重要...

“我本來想著就算城裡很多危險，我只要小心一點也是能解決的。

“甚至是有很多妄想，包括巫詩...”

“但今天早上我醒來的時候才發覺自己是真的糊塗了... 才幾天，就已經給城裡的燈紅酒綠麻痺了... 明明是那麼危險的事我卻讓你自己一個去面對...”

“回到村子裡我如何向伯母交代？又如何面對自己？我愈想愈怕... 對不起，小生，真的對不起。”

我只好摟住了他，“沒事的... 是我自己糊塗結了這個咒印，這當中也有我自己的責任... 不要把一切責任都攬上身，看，我不也是沒事麼？”

“嗯。” 他哼了一聲，卻是哭得更厲害了。

我想著不宜再繼續說些這麼感性的話題，就放開擁抱，拍了拍他，

“好了別哭了，說正經事。我想了想，還是今天回去比較好，我總得去見一見大祭司，就是給我下咒印的那傢伙。

“我昨晚是有了奇遇，有高人替我壓住了咒印的呼召，但我不肯定這能撐多久。我應該問問她的，不過現在就只好盡早回去。你說，現在還來得及麼？”

小虎說起認真事就不哭了，“這樣子啊，也不是不行。現在還不到正午。最多是踏一陣子夜車。就是要帶單車回去會有點辛苦，你行麼？”

我點頭，“我昨晚休息得不錯呢。那吃點東西就儘快收拾行裝，通知小術起行吧。”

===

我們加速之下很快已經準備好，仨人就去了單車店。因為今早未知情況如何，小虎把三人車已經還給了單車店，方便行事。而現在已經有職業把單車都馱上了三人車，溝通幾句，我們很快就出發了。

要拖著二十多架單車的重量，就算是三個男孩子來踏，還是很吃力。我昨夜拔足狂奔而致的乳酸令我還在忍忍作痛。然而中途多加休息，大家互相鼓勵，再加上小術的魔法風燈照路之下，總算平安無事地在天後兩三小時就回到了城。

“肚子好餓啊！”小術叫道。我們正在城門前，拉著三人車準備進城，正被檢查入城證。

“那這樣子吧，小術你先去通知你姐預備晚餐，我和小生倆人把車還給草哥就行了。”小虎回應。

“好啊，就這麼辦吧！”小術為不用拉這笨重的三人車回單車店而高興。說實話，就算是我，整條腿也都軟掉了，小術作為一個法師能撐到這麼久是已經很了不起了。

此時，不出所料地，我聽到一道蒼老的聲音在城牆之上響起，“余仁生，你終於回來了嗎？”我們抬頭就看到月光映著一個人影，胸口散發著淡淡紅光。不用問也知道是大祭司。

我對這傢伙說不上帶著什麼恨意，但絕對沒什麼好感。那晚笑嘻嘻的給我下了個麼危險的咒印，就算是我自願的，也是被他騙了一半。

“我這還有事要做，一會就去找你。我該怎麼找你？”我冷冷地問。

“來聖殿前面，我會出來接你的。有重要事情，你最好快點過來。”大祭司說道。

“我也有事要找你算帳呢。”我應道。

“哈哈，很快你就會知道，你要算的，並不是我的帳。”大祭司的影子沒入了城牆。

我心裡暗道，不是算你的帳莫非算我自己的帳？撇一撇嘴，向小虎和小術示意，便進城裡去。

===

我來到了聖殿之前，大祭司應約的出來接我，把我帶進了聖殿之中，直接去了他的辦公室。滿地堆疊的文件和書籍，想必他的公務一定很是繁忙吧...

“來，隨便坐下吧。”只見他直接走到了自己的位置上，我也在他的辦公桌前面坐下。

“大祭司,你可以解釋一下我這咒印的由來嗎?”我搶先問。
我思索過之後,覺得不知情的情況下有這個咒印實在是十分不智,以昨晚的情況來說,絕對是危險的。

“你倒搶先問了。我倒要問你,你為什麼違反約定,不先回來呢?”大祭司反問。

“我有奇遇,這不關你的事。”我不想向其他人透露關於妮策的事。

“既然是奇遇,那就不要再有下次。”大祭司說。

“不行,我要打工,要來回村子和城,不能隨你呼召就回來。”我搖了搖頭。

“那你就是違反約定咯?”他眯起雙眼,似乎想要責怪我。

“這不算,你當初沒有說上時限,我回來城裡就見你就是了。再說,要是我當傭兵要出征了,在山林之中被你呼召就要回來見你?”我把想好的說詞搬出來。

“依照契約的內容,的確如此。”他毫不羞恥點了點頭。

我呆了一下,俗話說得好,人無恥則無敵,這老而不死絕對是在耍無賴,
“那樣我會很危險的。再說你召得這麼頻繁,我不是乾脆留在城裡好了?”

“你危險跟我何干?不能出去又跟我何干?為了城,你這連傭兵都未當上的人,犧牲一點自由,算得什麼?”他又笑嘻嘻地說。

我開始被他激怒了,“口口聲聲說為了城,訂立了契約,現在城的情況有更好麼?”
我在來時已經打聽到,城中一切如故,並沒有因我的契約而改變,更是讓我有了被騙的感覺。

“那是因為你昨晚沒有馬上過來。”他應道。

我拍桌而起,大聲嚷道,“你根本是在耍我是吧!”

“你就吵吧,別忘了現在已經很晚了,這聖殿中有什麼人,你是知道的吧?他們要是被你吵醒了,我可保不了你啊。”他平靜地說。

我當然知道。能進聖殿的,就只有:第。一。傭。兵。團。

我復又坐下,咬著牙,“那你想怎樣?”
我現在是肉在砧板上,隨意由他宰。

“契約的內容是可以改的。我可以把它改成準確定位,那我每次要呼召你就來找你。除此以外,每次見面,我再贈你一件裝備,你覺得怎樣?”他說出了心裡的計劃。

我的滿腔憤怒就變成了愕然。這怎麼聽也是有我的便宜啊。
...不,沒有這麼大的便宜。

“有什麼代價?”他肯定是有什麼要我做的。

“先聽我說一個故事,再告訴你。”他滿意地笑道,卻又,笑得有一點詭異。